

杜

臆

六



管天筆記外編

尚論

武王之伐紂。紂王之伐紂。名救水火之民實報父兄之讎也。
君為救民。春秋之法。君父被弑而臣子不能討。不書葬。謂
報讎也。

讎不能報。則雖斂以珠玉。埋以石槨。與暴露中
野。狐食蠅吮。無異。故東漢蘇不韋父為李嵩所
害。不韋欲報讐。載喪歸。瘞而不葬。此明於大義
者。文王之逝。已十三年。而父死不葬。至為義士
口實。至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而去。其為報讐甚
明。余嘗著有成論矣。茲不備錄。

上海圖書館藏

軍令在將
子。軍不在天

漢文帝勞軍細柳說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詔軍中不得馳驅真令人心驚髮豎而帝
不介意且為按轡徐行而且稱為真將軍正用
馮唐語也唐謂王者遣將跪而推轂聞以外將
軍制之帝遂恪遵其言若不知身為天子者即
其與唐問答委婉詳盡詞氣藹然若相知友朋
但勝談心想帝堯清問下民光景如此非三代
以下所有也

簡相如事

簡相如宦者令繆賢之舍人也奉驛之役賢薦
之也能知相如可使而薦諸君與公材文子何

異官者有是人哉以相如之雄俊而甘奔走其門亦獨知之契耶

漢高剖符封臣蕭何食邑獨多功臣不服帝發功徇功人之論此一時取辨於口未中窾卻未可服人論發縱指示良平居多何無與焉至

鄂千秋論定元功

元功位次所以諸將不能無言鄂千秋謂何轉漕陞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符陛下此萬世功也其敘何之功有據而元功如定千秋能發帝所不能發故喜之極而受膏封侯三傑之論帝亦云鎮撫國家餽餉

張子房事

不絕不如蕭何此祖千秋語也余謂更有大功
二始薦韓信啟三秦進取之門終引曹參固萬
世守成之業

漢初賢臣如子房藐焉寡儔矣而曹平陽殆其
亞也蓋功遜酈侯而品則過之矣高帝定功臣
十八人位次衆皆曰曹參功第一鄂千秋曰參
雖有攻城畧地之功特一時之事則衆所推者
戰功也而推為第一則功不在韓彭下明矣韓
彭不保其身猶曰自取至酈侯雖帝所甚寵而
不能無疑亦蒙械繫之辱而曹獨毫無間言則

其居功必有。大過人者。鄴侯不及也。鄴侯且死。而推賢唯參。則心服其品耳。參之代相。一遵約。束甘居不達之名。其誰能之。故先儒許其能克。已克已二字。睚門唯顏子能之。後世賢如溫公。於新法之際。不能無愧。平陽武人而所養如此。三代而下。出將入相。當首推若人。而淵然襟度。又暗合聖賢。誠異人也。想其師事蓋公而所得。不淺矣。

韓信事。

韓淮陰甘受胯下之辱。勿得輕看。蓋局量甚大。甚遠。不屑與細人較。亦不屑以受辱細人而遂。

以一死殉之。激之。不怒。撼之。不動。所謂望如木
難者。其一出而百戰百勝。以此益神勇也。觀其
熟視此人。而後蒲服。何等斟酌正。以少年為越
砥而斂其鋒。其器局又進一等。故他日尉以中尉尉之
蓋感之。又惜之也。少年當劉項紛爭之際。而不
能樹尺寸之功。豈非血氣用事。求必勝之害歟。
昔人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予謂絳灌以百戰
之餘。能將順漢文。守成之業。未為無文。隨陸以
三寸舌下英布。服尉陀。未為無武。若必以操觚
為文。而揮戈為武。淺之乎。論文武矣。

甯成傳載周陽由為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王勉夫謂陽由無賴小人凌轢同事汲遠之非畏之也余謂此見汲之剛直非任血氣者故能委曲于小人其寢淮南之謀以此若血氣之剛必不肯為之下而玉石俱碎矣此其剛之不可及而受知英主非偶也

卜式翰家財

助也。事存已

令也。

余嘗辯卜式之枉矣尚有未盡再為一洒式之翰助公孫弘謂非人情猶可何以云不軌之臣不可為化而亂法乎且文帝已募民能輸粟及轉粟於邊者拜爵有令矣至武帝入粟補官入

羊爲郡令屢下矣。式固奉上令者，何非人情？何云不軌？何至亂法誅腹誹算車船？此豈法乎？弘爲宰相，噤無一言而誣輸助者，以不軌何其謬也。可恨也。後世宜有定論矣。而黃震又曰：式輸財以逢君而富民，莫應於是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以逢君而諸侯莫應於是有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牧豎無知禍人乃爾。噫，人非喪心不作此語。夫上作而下不應，主令而民不從，亂道也。天子下輸助之令矣，願死節者官之以風天下矣。獎好義必罪其不服義法也。令見不

義者謹而責好義者曰汝貽之禍可乎不可乎
帝伐匈奴不可謂惡有令而從不可謂逢欲加
之罪謬戾至此良可痛也式家居時田宅財物
盡予弟身自牧羊起家第破產又數分財畀之
世有若人固賢良之選也可以牧豎少之乎已
拜為郎而牧羊上林竒矣其以牧羊喻治民以
時起居敗羣年去又民牧良箴非牧豎口中語
乃令蘇氏稱便令成臯稱最實允蹈之美及為
齊相可優游安享而願父子同死南越則自踐
其死節於邊語也雖不及試而為御史大夫論

式願死節
於邊。

鹽鐵之不便。帝不喜聞業已貶秩而猶有烹弘羊之請。此滿朝所不敢出口者。獨不慮與顏異同誅乎。自異以反唇伏誅。公卿皆諂諛取容。式不為變也。則知其死節于邊。非誑語矣。弘開東閣。得是人當首延。而反施其媚嫉乎。武帝許以朴忠。班史列之。質直可稱。確評有臣如是。人主所禱祠而求。豎儒加以逢君之罪。此千餘年不白之冤也。國家今日正少若人。故再為拈出。自孟子痛抑言利。而桑弘羊受誅於世。儒千餘年矣。余竊寃之。孟子之言猶無病人。止用梁肉。

曲中桑弘羊寃

養之至於病而謁醫則以愈病為能雖烏董有時用之自三代而下國家未有無病之日也則如弘羊烏可厚非哉武帝好大喜功而充溢露積之天下頓致衰耗固人事之失亦運數使然太史公言之矣物極而衰固其變也乃縣官大空至天子損膳解駟而富商大賈蹙財役負轉轂千數不佐國之急法之所不許也况崇本抑末商賈不得衣絲乘車實漢法也即三代亦然

弘羊等主切
歸之使不謂也
理之使

弘羊均輸之法不過盡籠天下貨物而賤買貴賣令商賈無所牟大利歸于抑末而已不可謂

非理財之一法也。何者善理財者非能使鬼運神輸要之損饒補之而已。茲損商賈之饒補縣官之乏矣。而不可帝事四夷兵連釁結既難中止。無之土木巡狩出孔之多。至累巨萬不可勝計。非弘羊何以善其後耶。誠救病之能手也。蓋生財大道大學陳之。此王制也。其出之有本則井田之法行也。井田行官不得貪取。豪強不得并兼。即云恒足。不過均之俾無偏饒偏乏止耳。自井田廢而吏貪民惰。寢以不均。故鹽鐵作備於管仲。誠救時之良劑。弘羊祖其術而推廣之。

不加賦而用饒良非虛語後之理財者皆效之
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欲也唐有劉晏用其術而
濟天下宋有趙開用其術而濟一方此皆救時
之能臣王安石陽諱其名陰用其術而卒以敗
事此正效之而不能者也故如弘羊安可厚非
哉蓋三代之罪人而後世之能臣也然卜式何
以欲烹之也使富商大賈人人輸助如式則國
家不貧而弘羊可烹然卜式何可再得也至涑
水氏謂其設法奪民以欺武帝而太史記之以
譏帝之不明此以攻金陵之陰用其術而發此

有為言之也。

相如封禪書或議其死有餘任寃矣。蓋漢時以
登封為帝王之盛典。遭逢者以有事為雄。故司
馬談以留滯終周南而不得從為恨。相如以文
雄世。見武帝文治武功之盛。知其必有此舉。故
預為文以待。將及時上之。非獻諛也。自侈心之
論倡于楊雄。人猶未信。至宋儒始闡發之。而安
得追咎相如耶。

趙充國事。

趙充國之為將。三代之將也。其為臣。則三代之
佐也。余讀其本傳。反覆數四。歛衽擊節。真後世

人臣之師也。止齋有論發其用兵之略。東坡有論表其忠主之心。竝堪膾炙。而尚有一二未盡。更為拈出。

羌戎反。帝問誰可將。充國曰：無踰老臣。知胸中有成算矣。何以云兵難踰。度至金城上方略也。蓋方略無他奇。有已言而人不察者。有未言而人不識者。當事而不敢言。知老臣之用心。獨苦矣。羌之未反。策在發覺其謀。已反。策在分別善惡。此已言者也。勝勢在我矣。策在罷騎留屯。此未言者也。方略止此矣。何以未反。用發覺。羌人

解仇作約必陰通匈奴早為指破則懼伏不敢
動矣兵可無用也既反則無及矣於是乎分別
羗本屬夷強者先反餘猶觀望早為辨白則有
倡無和戰易勝矣既有勝勢又何以留屯千里
出師糧餉易竭兵難久駐時則彼為主我為客
觀望者尚有倖心罷騎留屯我為主而彼為客
省費而多積彼無勝理矣是速其降也方略已
定而何以不言也大將欲成功于外恃有操政
柄者主持於內漢操政柄者丞相御史所謂兩
府為之者魏相丙吉也二公非不賢也然而不

明也。方先零罕开解仇作約。充國上議遣使行邊。為備所云發覺其謀。此正着也。慮反在呼吸。又併副着言之。分別善惡是也。此必充國之言。兩府智不及此也。故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邊。止令分別善惡。則遺其正着矣。未反而安別善惡。安國至彼。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充祭黠者皆斬之。蓋誤以祭黠者為惡也。其心不服。而楊玉遂反。兩府與有罪焉。其不明一也。初舉行羌者。充國薦辛武賢。而兩府復遣安國。是人啟羌。蒙而充國劾其奉使不敬者。責以弭羌能乎。

其不明二也。羌既反矣，所云分別善惡者，今為正着矣。充國至金城，即遣離庫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併滅捐罕开之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得勝算矣。兩府不當主持之乎？何至費盡筆舌而後得請也？其不明三也。充國屢奏屢議，初是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矣。丞相猶曰：臣愚不習兵，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計之可用，祇以平素信之而憤，猶故耳。老臣一片苦心，將安所棲託而敢輕易出口也。即帝已善其計矣，猶眩

于兩將之言而兩從其計致武賢以徼功結恨而忠臣之子以無罪見殺良可痛矣抑吾有感於近事奴酋謀逆我四路進兵不知誰為此策於邸報見某樞臣疏於進兵途徑某所設伏某人策應纖悉臚列余甚訝之不旋踵而報敗不密害成無足恠者余鄉人有應募從征幸得脫面言去時踰山涉溪高險紆回勞苦萬狀回途坦徑知初為嚮導者皆奴人也因而知疏中所陳皆探訪不真得于奴人間諜之口者也有謂奴之細作匿寄倡家因驅妓出城啼號載道不

知細作徑用吾人如鬼如蜮其謀之狡使我盡
選名將盡抽精銳盡搜物力如瞽拍肩相隨入
阱一掃空之而欲四夷為守不能矣非彼之狡
而我自愚也正充國所謂恐兵少不足以守而
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者
也一時慘袖千古笑端尚忍言哉

初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雖
言兵難踰度然謂羌戎小夷滅亡不久願陛下
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已度羌虜無能為矣此答
何如之問也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此答幾

充國之沒
屯田

人之問也。羌我必亡，而萬騎足用，則方略隱然在矣。將能而君不聞者，勝帝但坐而需其凱旋已耳。乃復發兵遣將，時而議，時而讓，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則帝總挾之過也。非充國定見定守，則羌事為道傷之，築而羌變為燎原之火矣。年友薛魯村與余談充國之屯田此計也。余曰：計之云詐也，羌可詐，君不可詐也。充國何以入告耶？魯村曰：吾於其行未幾，而振旅還知之耳。時魯村當為試官，將用以策士，故云已而知其說本于王忠文禕，謂先零罕升為合，執不能久。

故以計挫之。羌見調度異於尋常，故輸誠而服。充國尋亦凱還。在邊自冬涉夏，未收粒粟。五月，將熟，肯留以資敵耶？余謂屯田之行計，誠有之。然所行皆實事，所收皆實效也。蓋屯田非自充國始也。自武帝元朔間，衛青取河南地，築朔方，即今後昆邪休屠降漢於其地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金城五郡，隔絕胡與羌通之路。起亭障，築外城屯戍以守之。其來久矣。初，義渠安國行建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知此時湟水北以外皆田也。但歲久亭障弛壞。

羌人為寇或失田作充國但脩舉廢缺耳欲屯田須嚴守望欲守望須脩亭障故未上疏之先已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在水次矣此屯田之前茅也羌畔一時之變屯田永久之利羌雖破而屯不脩其局不完忠臣謀國料羌必可降遂圖善後之策敢曰承命犇羌降而吾事畢矣復以餘隸遺諸後人耶事在便宜不須請命但以討罪之師為屯戍之計方不對症帝不能無疑故備陳之疏謂萬人留田以為武脩因田致穀威德並行此實事也又謂治隍隄

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
席上過師此實效也。蓋河南五郡東距匈奴西
北距西域而諸羌為我藩扞西域為匈奴右臂
匈奴創殘之餘西域助之則強制西域所以制
匈奴也。然破羌實不出此羌夷小醜不難于戡
而難于餉羌之利于戰者知吾糧少而不能繼
可圖一律也。時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
歲食以給騎兵止支一月耳。故請罷騎兵而藉
此一歲之食從事于屯田。非必萬人自耕自獲
也。繕治郵亭為田者遊兵一歲後郡益蓄積可

無仰給于司農而兵士萬人。不難久駐矣。羌人
烏合寄居。進不得進。退不敢退。且必瓦解其處。
所謂計也。乃帝已善之。又復發兵。兩從其計。不
可已乎。投叢之爵。迫于鷓。毆則愈速。諸戰將不
為無功。而利不勝害。何也。園中之果。將熟而取
之。與待其自落。不過數日。而味則懸矣。降羌四
千。猶不失頭。斬級四千。此欲降而不降者。不足
痛乎。况我兵保無創殘者耶。自秦上首功。而後
來之將。壹以殺人為事。此暴秦之流毒。而未有
知其非者。克國之疏曰。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

故舉得於外。福生於內。懿哉言乎。此秦漢以來
無人道亦無人能識者也。吾故以為三代之將
也。兩將軍屢請戰。最後始得以一擊奏功。然非
其能也。所謂取果於將。熟者耳。詔罷兵。獨充國
留屯田。至明年五月。振旅而還。則羌無虞。屯亦
無虞。天子可無西顧之憂矣。乃未還之前。羌靡
忘自詭。必得至秋。羌果斬楊玉首。帥其脫亡者
四千餘人。以降。倡亂者始伏辜。而寇無遺孽。知
充國之得力於降羌者。居多。而屯田之計。不過
為恩信招降之助者也。而利國大矣。

漢之屯田不止金城五郡也。地既屬漢，非屯不守。充國請屯，何足為奇？按鄭吉傳云：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犂積穀。吉于宣帝時，因之以發諸國兵，破車師。又陳湯涉康居，斬郅支，亦發屯田吏士。西域遠夷非我疆土，隨在屯儲。其他方可知。故武宣連年征虜，深入長驅而不憂餽。我高祖計深桑土屯田，徧於中外。而承平既久，僅存空名。一有徵發，邊方則仰之內帑，中土則括之窮民。今且公私並窮，矜肘俱露。將且剝軍士而媚權門，兵則

勇脫中而怯被羽不知當局者何以為衣衾之

戒也

噫今之仕者誰不期身名兩全哉此世俗之所尚而忠臣之所不出也臣一心耳致身潔身念不兩行誠思致身矣將名有所不脩嫌有所不避孫子所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則充國之謂也方羌人反上問將則曰無喻老臣不疑貪功乎而實非貪功也正恐他將以貪功好戰取敗而獨身肩之不使壞于他人之手也功既成矣招降有功戰勝亦有功充

國不嫌伐一時事而對天子明言利害不過曰
戰而勝不若不戰而勝也則已有功他將無功
矣不近于爭功乎而實非爭功也戰而勝不利
於國而臣有功不戰而勝臣無功而國享其利
欲使君知無功之功而豫杜其好大喜功之心
不貽好戰則亡之虞也然則破先零降諸羌盡
充國功也何以入告之後充國不增一級之爵
而復為衛將軍衛尉乎則充國必力辭賞而帝
從之者也今而後知其果非爭功也亦非貪功
也人臣如是固已加人數等矣乃本不貪功而

甘冒貪功之跡。本非爭功而不顧爭功之嫌。嘻
斯何人哉。利根斷。名根亦斷。此非有道者不能。
而充國又非學道者。何以能之。則致身一念。純
壹之極。而不覺暗與道合也。賢於潔身之臣。又
數等矣。而世俗所諉。又在彼不在此。洪邁則謂
其功名繫心。貪寄軍旅。而劉子翬又謂其沒武
賢之功。掩其怒而殺其子。作不順而施不怒也。
忠臣苦心。千載黯黯。而况同時共事者乎。且其
子邛有諫矣。謂兵出未必無功。而違命恐招譴
責。浩星賜又有勸矣。謂功雖不出二將。而見主

必宜歸功。若以保全身名計，莫善于此者。充國則曰：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無後糾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忠則忠矣，不近愚乎？愚于身計，不愚于國計。愚固所以成其忠也。臣盡愚也。天下治矣。夫子所以嘉與，寧武子也有深意哉。

充國策，羗確有成算，而辛武賢等請戰之說，易入者，以帝之欲速也。蓋思信招降罷兵屯田，似為迂濶，難於取效，而竟收功于一年之內，至明。

年五月而還屯事亦竣羌與民俱安戰與守兩全矣若如諸將計先擊罕开先零助之小種附之交堅黨合豈易勝哉即令勝之不投匈奴必連西域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所為國家憂累不止二、三歲而已干戈擾攘田作俱廢雖終能勝之難為守矣膺騰撤波而涉水不如遵途之疾也豈不信哉

功成不居臣之良也有功必賞國之典也羌功回屬充國二將亦有微勞自應次第頒賞乃各罷歸原官賢臣固愜素心而貪功者能無缺望

致武賢深恨。充國讒殺其子。帝使之也。乃武賢則充國所素暱也。遣使行羌。初嘗薦之。豈不以為賢乎。充國壯猷。每相矛盾。功成而充國未嘗益封。則武賢亦堪釋憾矣。子印宴語寔緣狎比。而借此致螫。忍乎哉。武賢者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也。

充國策羌事。議臣初是之。什三中。什五最後。十有詔詰前不便者。皆頓首服。乃知初不謂是者。見不及耳。無我相也。漢朝士風之美。如此。後來絕少矣。宋行新法。金陵執拗。固不必言。溫公

賢者猶不能盡捐我見而激成紹聖之禍蓋人心風俗流靡至此已成江河不返之勢矣每有一事甲是乙非一倡羣和者未嘗真見其是非也暱鄙吠聲偏執到底明知其誤而不肯認錯天下事尚可為哉

二疏云知足不辱止知不殆功遂身退自是名言位高名顯棄之而去非曠達者不能乃胡致堂謂太子憤有素問其不可扶持而去獎二疏而抑望之是又不可為訓矣宋人議論大都如此故名節之士多而國家緩急之得力者哉

使人人學為二疏則無道之邦安得有武子之
愚也人臣致身自是正法保身是第二義

二疏又云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
供衣食與凡人齊只此一言已妙今貴介公子
本無異凡人而恃其門第傲睨恣睢一旦勢去
求為凡人而不可得且為其父兄者唯恐子弟
之不異于人也。能作是想乎哉。

郅暉之友董子張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
暉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暉歔歎不能言暉曰吾
知子不悲天命而痛父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

不乎。子已。吾手而不憂也。惲即起將客遮籬人。
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子張之篤于
親。惲之篤於友。誠超出流俗之外。第不知子張
何以得此于惲哉。即惲不能自必其不死也。且
甘之。况不必死者乎。惲又有客代為殺人。客又
何人耶。蓋古人結交以心。故緩急得其力。而天
下無難事。即有志忠君孝親而嘗借助于友。此
朋友之倫。所以與君父並列而無軒輊也。後世
安得有此。

班定遠立功西域。不可以生事。徼功。目之。至於

將略不在趙營平之下。蓋兩漢時最為邊患者唯
匈奴而匈奴又以西域諸夷向背為強弱。故武
帝時以取西域三十六國為斷匈奴右臂。後如
傅介子斬樓蘭、鄭吉破車師、陳湯斬郅支。皆我
干城。至光武閉關之謝，亦緣匈奴值其衰弱而
西域自相吞併，幸而無事。明帝時虜遂脅諸夷
寇我河西，城門晝閉。於是復通西域，誠非得已
也。定遠止率吏士三十餘，橫行西域，能使五十
餘國悉納質內屬。後雖嘗請兵，不過弛刑義從
千人耳。且不煩轉餉，因糧於敵，如庖丁解牛，批

卻導窾若然自解而芒刃不損非其將略有大
過人者哉况營平所事者宣帝定遠則和帝營
平止擊先零而定遠五十餘國難且百倍吾故
謂營平不能過也當時重譯貢獻直窮西海四
萬里外前世所不至山海經所未詳者誠千古之
奇也其語任尚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此又其立功
之本也噫斯道也豈但可以馭夷已哉若夫斬
虜使而與從事分功遭李邑之讒而遣使歸國
皆盛德事蓋平生涉獵經傳而父彪兄固家教

所漸自與武人不同也

寧歆之優劣固已余謂二子皆好名者但其心有誠否之殊耳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寧之好名實然故見金揮鋤非強也寧之所以永終譽也歆亦好名而利能動之其好不誠宜其末路之蹶也陳和仲云求士于三代之下唯恐其不好名如紂安始足當之非歆輩也若以聖賢中道律之鉏地得金拾以濟貧之何傷於廉何必以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哉使歆能如是寧且心服唯拾而復棄使人得窺見其肺肝也寧雖稍

過乎中。然以廉頑立懦。庶乎百世之師矣。
徐孺子非其力不食。余謂自食其力。天下之最
貴者。下此則人役。固不足道上。之則役人。役人
者。豈能盡適已意哉。適意則益驕。淫未見其利
不適意則增煩惱。未見其快。且縱不勞我之力
不免勞我之神。如何作息。由已操縱自如之為
適。耶。貴莫如自適。桑維翰所以有新鞋襪之喻也。
王敦相溫。不過小人之才業。以叛逆敗。而死後
猶有稱譽之者。知其時天理盡滅。人心已死。天
下所以久亂而不能平也。即其所標榜諸人可

盡信哉

靖節所以去官據序則以妹喪據傳則以折腰
俱非本意序又言風波未靜固緣世亂而辭亦
微露之曰恨晨光之熹微晨光日光也又曰景
翳以將入明知晉祚之不延而托詞以去也
余自序慙陶集謂元亮不羞乞食而羞折腰或
問乞食折腰異乎曰無異也虞及于他日之乞
食而隱忍于折腰是無乞事有乞心有終身富
貴利達而終身齋人者耻孰甚焉元亮豈不知
罷官不免于窮然欲自遂其志不暇顧也偶然

乏食偶然乞食有乞事而無乞心與舜孔之茹
草絕糧同一意外之遭而已於元亮乎何損王
摩詰譏其不肯屈腰以致貧而乞食多慙一慙
之不忍而終身慙鄙哉言也豈謂一折腰保此
公田數頃便可終身得飽乎

有楊環溪採陶淵明邵堯夫陳公甫三先生詩
萃為一編蓋躋陶于道學也楊復所為作題辭
云予讀其詩止酒篇知所止矣桃源篇自任于
五百年之傳矣及觀其不入遠公社又卓然持
孔孟門戶者此發人所未發至袁中郎獨稱此

記文之妙不減秦漢不必有事實大抵渙樵人
俱不近俗故借此發揮胸襟言避秦者秦之先
三代也明：自負與三代人品相接所謂義皇
上人也故此文一一自獻其生平以自附于匹
夫而為百世師如此看古人文高人一等余則
以詩家比興體觀之則桃源一記可為學道之
喻凡夫皆可學為聖人故發興於渙人學道者
初覺華采漸造平淡入路甚狹造境甚寬既為
聖人不異凡夫故云悉如外人然實與凡夫變
隔其軌轍若東易可遵而循軌求之又不可得

有等高明之人。頗知向往。而因循不果。以死。故
世卒無有學而為聖人者。以此求之。一篇文義。
了然。而元亮之聞道。不可意。而逆乎。若復所之。
言。似覺穿鑿。而漢樵不俗。中郎之言。未可盡信。
駱賓王為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為掌
書記。不應。蓋戀其母也。有上裴侍郎書。存集中。
愛慕真懇。不減李令伯陳情表。其辭有云。義士
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
又烏能死節以事人。賓王之孝。不必言區。書
記。便談死節。知其忠孝。天植其佐。徐敬業起兵。

誠激于大義而史氏左袒女主以執事失職掩之惜哉且器識孰有逾于忠孝乃行儉稱其文藝而薄其器識即王楊盧三子不知器識何似而四傑之名炤映千載以較王劇王勳蘇味道孰勝安所稱知人之鑒也

論宋事者謂議論多成功少議論亦起于好名如狄梁公反周為唐混跡和光中藏妙用使其在宋如何做得即使成功口誅筆伐如何得免至今文人猶援寡嫂之語而譏之何婦人之多也

武氏以婦人竊國立其朝者與分職于外者無
慮樂千萬人並無一人為梗乃有狄梁公之姨
梁公招其子覓官而不肯曰不欲令事女主蓋
謾梁公也梁公若無晚節一舉何顏復見其姨
異哉舉朝野盡婦人而婦人中有此一丈夫直
可令幾千萬人愧死

王維才子亦名士意在干進至服伶人之服操
伶人之技獻媚貴主之前誠士君子所不道而
公主大奇其才立召試官至策諭以解頭畀之
其驕貴擅權亦不可為訓然一婦人耳能識才

能憐才亦能薦才。先已薦張九臯而竟不為所奪。其一片愛惜人才至意。令士大夫有是乎。且非有所利之也。明言顯託。共見共知。今之試官。鮮不通關節者。令之權貴。鮮不行囑託者。而動必以利。其貪如狼。媾必以陰。其秘如鬼。習為固然。恬弗為恠。何可令此婦見也。余嘗謂王降而霸。降而盜。降而鬼。似非刻論也。

崔郾主進士試。東都公卿祖餞。吳武陵後至。出杜牧阿房宮賦曰。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人。歷薦俱有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以

賦見還。曰如教。觀此則未入試場。而自一至五已前定矣。託之者不以為侵。聽之者不以為諱。然士子不諱。朝廷不罪。則唐之風俗猶醇也。周公謹雲煙過眼錄。載盧鴻草堂十志詩。列有十景。其命名新而奇。每景有志。系之以歌。志既雄麗而歌亦夭矯。嶢突非近代人口吻。止存其一。米元暉云。先子畫史載劉子禮買畫五百軸。內有盧鴻草堂圖一卷。而李令伯時臨寫一本。此本後藏於宇文氏石荃中。得而屬林彥祥摹之。己巳二紙。此紹興乙未歲也。紹定間彥祥本。

又歸毛復所此雲煙錄所自收也然竟不著鴻
何許人偶閱畫鑑則有盧鴻字浩然隱嵩少開
元中以諫議召固辭賜隱居服草堂一所令還
山喜寫山水平遠之趣筆意位置清氣襲人此
備盧鴻一小傳矣始知草堂帝賜也公謹謂詩
必徵君所賦尚屬揣摩繇今觀之不但自為詩
兼自寫圖讀其詩而圖之妙可想矣宜伯時喜
而臨之今見其詩不見其圖惜哉鴻能畫今收
藏家不聞有其跡鑒賞家不聞舉其名鴻能詩
今唐詩無鴻名唐多詩人而絕不見爾贈之作

獨盧象有家叔徵君東溪草堂二詩起句云開
山十里餘青壁森相倚又云大道終不易君思
曷能已引證圖志其為象林無疑象嘗一造其
境耳草堂得自帝賜故能踞有嵩少之勝而所
列諸景錦涼仙磴玄洞煙庭參錯十里間信邁
軸之鉅觀而高蹈之最勝也宜其志之偉麗而
歌之嘒突哉何則真故也獨恠巖栖樵夫能使
名蜚天上致未召命而辭官拜賜一時殊特定
當沸人羊舌且能詩能畫定當與人應酬而何
以寥々如是意其人鴻飛冥々韜光斲影人不

可見即名亦不得而聞此真隱當與園綺嚴陵
分席而山中宰相猶有慙色矧借途終南者耶
若非砥筆一技則畫譜無名草堂無圖伯時之
薪火不傳而公謹之雲煙靡錄百世之後誰復
知有廬鴻哉偏翁曰無所成名非無名也此聖
人之大也何以致高於射御之執夫亦為弟子
啟立名之路乎哉沒世無稱君子疾之夫子之
博學未易幾也無寧扶一藝以成名蓋道無往
而不存藝亦道所寄也從是而精之有進乎技
者在名不虛附亦聖人之所許也然使廬鴻聞

之恐終未首肯耳甲申五月十日

十歌全載游
名山記七卷

杜少陵自許稷契人未必信今讀其詩當奔走
流離衣食且不給而於國家理亂安危之故用
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軍機之勝負地勢
之險要第庸之向背無不見之於詩陳之詳確
出之懇摯非平日留心世務何以有此杜之詩
往與國史相表裏故人以詩史稱之豈足以
盡少陵哉

退之有言莫為之前雖美不章莫為之後雖盛
不傳還之薦引後進不遺餘力如牛僧儒名未

起故令他適而偕皇甫湜枉居停所大書題名
於門李賀童年亦枉駕過之高軒一賦名遂大
起賈島僧也苦吟遮道見其能詩遂與定交勸
其蓄髮仕進至孟郊窮老推重不敢與之顏行
故當時有韓門弟子之目可謂克踐其言矣其
感而傳宜也

孔毅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為出二侍女合
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砒黃一病
遂不痊退之嘗譏人不減文字飲而自敗於女
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砒

黃耶。余謂之^遲晚年官至吏部侍郎尊貴矣。其畜
妓恐亦習俗使然。服硫黃或以攻病為醫者所
誤。非求長生也。然士大夫暮年百事宜慎。全生
全歸全在於此。一不慎遂為口實。可畏哉。
韓公禘祫議改葬服議小功不稅書其禮學精
深如此。朱子亦極稱之。豈文字之儒哉。
退之學生代齊即議省試之文。而權衡精確可
見。施行至顏子不貳。過論云。生於其心則為過
矣。不貳者能止之於未萌。絕之於未形。宋儒作
解不過如此。非平日體認夙簪寸晷安得有此。

時無刮目而竟厄於中書良可惜矣

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退之自狀甚真
又云動而得諡名亦隨之亦真實語但所以受
諡與他人不同故能起名

重答張籍書云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
之道也蓋明以斯道為已任矣百世後止以文
人目之吾為之稱屈

讀退之與柳中丞書與黃家事宜狀變鹽法事
宜狀錢物輕重狀洞晰世務鑿、經濟使公得
為宰相則一時賢能多在門下事業必有可觀

惜時不能用然淮西之功悉如所料且征淮西時為裴相叅謀所贊畫必多固已小用而小效矣。

讀公所上崔虞部書時年才廿六歲志已堅定而期望遠大子厚少年負才不免濡足權門便見兩公優劣柳雖悔悟深自懲艾固已隔韓兩塵矣然柳之懲艾窮之力也天賞之也百世而下韓柳齊名良不偶也。

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公巨賢特自擯曰

謹牒而退之上狀懇請宜如舊制今集有袁州
申使狀可考侏儒一節仲舒之賢可見矣公誌
其墓極稱其賢非諛也

人臣以直言觸怒人主自應委曲以善其後毋
令主上有殺直臣之名非止自愛亦愛君也公
謫潮州上表謝憲宗謂為大是愛我表之力也
乃歐公不免議之謂窮愁形于文字且罪其以
封禪諛帝誤矣且封禪古來皆以為帝王之盛
事余嘗為相如辯証自侈心之論發于子雲而
宋儒始闡明之以封禪為非退之未必以為非

也。帝謂愛我正得力于此耳。

公喜成就後輩，故朋友最多。有韓門弟子之稱。觀其答楊子書，於納交何等詳慎。故交俱有終。今之聚徒講學者，能爾乎？東林一黨，竟至亡國痛哉。

退之送窮文，非真厭窮而送之也。其代窮鬼致詞云：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時，乃與天通。此乃一篇文喫緊語，其理甚精，其道甚大。蓋從孟子舜發畎畝章脫胎。

昌黎有符讀書城南詩陸唐老議其駭目潭、
之居掩鼻蟲蛆之背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
利達為異於平生所學所行噫此論似也世乃
戾於人情乎孔孟為道德宗主而祿在其中人
爵從之不諱言富貴富貴非不可求視其人何
若小人求富貴將以縱其私也君子亦求富貴
將以行其道也士大夫子弟不圖仕宦輒趨下
流昌黎勸勉自是人情而不妨天理自世儒侈
談道德若以富貴為穢物而志意所存又未必
然於是口談心好判為兩途而舉世皆雙裕人

美。作此語者。試私自揣。有不願其子之富貴者。耶。涪翁極喜書此詩。以勉人。嘗跋其後。引孔子論齊景夷齊語。而繼之曰。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其識高人一等矣。溫公作疑孟。此是見不及昌黎處。其學之不滿於二程有以也。晁說之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僧宋杲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余謂父教人以報讐。而子行劫。諒哉。昌黎奉詔撰平淮西碑。史謂其多敘裴度事。李愬不平。其妻唐安公主因訴碑詞不實。詔令磨。

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夫淮蔡之功。主其謀者度也。贊其決者度也。相臣出而總督諸將者度也。諸將爪牙。縱有功。而度猶之發。縱指示者非諸將所敢並也。况碑詞極分曉。敘勲功不過數字。而勲之首功了然。即文昌敘至數百言。未見有加於其上。至敘度功。不過云丞相度至師。都統責戰益急。諸將戰益用命而已。此皆實事。又與勲不相涉者。其餘語。不過述帝命歸功于上。而議者云云。吾反覆之。而不得其故。後讀李商隱有惜韓碑長篇。而不覺失笑。詩有云。點竄堯

典彛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謂此碑敘如書碑
如詩此真不媿余謂此昌黎第一為文字亦有
唐第一為文字而俗人不識也故詩又云句奇
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本無私而言其
有私此讒者所借以為詞憲宗不察遂磨之也
今讀文昌之作較之昌黎何異媿轉之與蘓合
當時以文昌為佳必以昌黎為醜夫鐘鼓而可
以享居爰哉寶燕石必擲荆珎此又莫恠吾恠
後來觀場附和如陳燧引羅隱石孝忠記謂韓
吏^部既欠實錄裴公殊無休：讓美之懷又贊段

文詳贍明安而笑其全不齒錄文之齒錄而可
以強人哉李詩又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
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
快哉何待碑存而人為齒錄也日本無瞳而自
夸千百年眼可笑也且李愬雖武人觀其橐鞬
迎拜一節是明於大義者必無不平與公主入
訴事蓋史氏因磨碑而不得其故揣為此語而
愬亦受誣吾併為洒之若石孝忠一記好事之
為也朝廷建功德碑何等鉅重孝忠非巫支祁
而能推倒耶何商隱不之及也

于景素因韓魏公有聲伎二十人而議之此讀
書而不論世之過也宋之士大夫宴會有官伎
而官尊者則畜伎以娛賓公為宰相宴會必多
其畜聲伎所謂素富賚行富貴者及其夫人卒
而二十人盡遣則其不溺于聲色可知已

徐太室塵談首一則云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
義畫之上理本無像而贅著一圖魯史春秋綱
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託而而譏評萬世
余竊非之園本中虛無像之象也即以有象譏
之義皇之畫庸非象乎夫子作春秋而云罪我

蓋因以匹夫而僭天子之權也。不知弑君弑父，人人得而誅之，原非僭也。有知我者，必不罪我矣。後人不知，強為解曰：託之魯也。魯諸侯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庸非僭乎？夫子所誅賞，乃當代之君臣也。故有罪我之疑。朱子綱目則援三代之直道以定後世之是非，故始于威烈，終於五代，未嘗及宋也。且不繼獲麟而始威烈，述溫公也。與春秋全異，而相援以相非，可乎？宋朝士風勝于前代，多尚名節，但顧惜名節之心，勝覺于人。臣致身之誼，便隔一層。緩急或不

甚得。力甚。至激而成禍。宋不乏賢者。而終于不振。半由於此。王金陵是實心為國者。雖立法不甚中窾。使得衆君子輔之。必有所濟。其力與之爭者。半出於好名。程子云。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之。自是公論。堯夫亦云。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可謂至言。我朝李西涯。周旋於權璫之際。所幹旋救正者甚多。不得引劉謝之去。而議其後也。李禿翁。吾所不喜。而所評論西涯甚當。具續藏書。李公本傳。不可不看。為劉謝何難。在西涯身。西銘引申生伯奇。而小註有云。申生不去。伯奇。

自沉為陷父於惡此何異酷吏之深文蓋以舜
律之也舜之父母感其號泣終能底豫申生之
父母能然乎伯奇之父為吉甫賢父也其後母
猶能盡感之即擢絳一事陰險至此寧可以人
理化誨者死於父母之前定賢和棄親而逃也
安忍更加訾議且其親之惡寧待陷而後見乎
橫渠蓋已原其情矣

李古源云議者謂諸葛出師不以獻帝為名計
出董公下笑固宜功無成也不知議者何人古
源不直斥其非而云是或一道猶然衆人之見

也。不知漢高以屈聲策而得天下，縱無董公，庶
寧他往。若夫為義帝發喪，假之也。玄德帝室之
胄，名正言順，真之不事而事其假，且嚴曹瞞
扶天子之故，智也不待明者而知其不可也。昔
光武中興，何嘗借孺子為名耶？然則董公無功
於漢耶？曰：董公一說有裨於綱常，綱常天地之
元氣也。漢家立國，始終賴之，非旦夕之功也。
陳石堂云：孔明以道事君，蜀漢遂為義國。魏亭
之敗，傳綬程畿慷慨死之，諸葛瞻父子北地王
諶關口守將傅僉同日成仁，皆孔明之教也。將

士拔刀斫石。孔明之餘怒也。余觀此便識孔明
一身便是禮樂之主。邵伯溫少時作論謂孔明
伯佐未必能興禮樂。康節訶之。蓋見及此矣。
李古源議程嬰杵曰。殺他兒以存真孤。為不仁。
又設問云。使聖賢處此。則何如。荅云。可為則為。
不可為則不為。但盡吾心力為耳。余謂嬰杵義
侯。又當別論。彼正盡其心力者也。身且不顧。何
況他兒。律之以聖賢中道。不能無過。使孔子當
國。必當有所用之。觀其使子貢遊說以紓魯難。
可知也。醫者但取其愈病。雖毒藥亦用之。未嘗

非中道也

古源云朱子謂屈原之忠。之過者也。屈原之過。在於忠者也。此亦形容其忠之極至而極言之耳。蓋原與楚同姓。與國同休戚者。身為係虜。固所不甘。棄墳墓而入他國。亦豈忍哉。一死之餘。萬事俱了。原之設心。蓋如此。此論真得朱子之心。觀其註楚詞與經書並傳。豈真以為忠之過哉。且人臣安得有過於忠者。莊子云。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朱子非之。謂他但看得君臣之義。是逃不得。更無一箇自然相為。

一體意思以莊爲楊朱之學而罪其無君觀朱

子責莊之嚴可知其與屈之深矣

管寧在遼東黃初間魏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
爲太中大夫不受後又徵爲光祿大夫復不至
綱目書魏徵處士管寧不至其卒也又書管寧
卒於魏書法不云魏管寧而云卒於魏不使魏
得臣之也其與之深矣古源謂寧客遼海久以
黃初之命而復歸綱目書卒於魏以寓不滿之
意誤矣遼東客也雖以黃初之命而歸故土
也非歸魏也不仕魏則曠然不淄矣安得妄議

耶

劉伯倫酒德頌近達矣惜荷車多事猶未脫然
於死生之際也尤可惜者慧能已悟菩提本非
對而猶自戀其遺說死而不埋已誤矣鐵葉裹
頸所見又出伯倫下請試槌碎其像骨能不灰
乎伯倫止多一帚擲下則勝渠遠矣大抵竹林
中人病在作達。何可作也體自然者淵明乎
嗜酒與伯倫同而其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
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真達也成佛
作祖余不無疑於慧能至淵明則不離麴蘖而

證。菩。提。矣。彼。其。攢。眉。於。入。社。豈。真。以。無。酒。故。惜。
遠。公。也。酒。中。得。趣。入。道。如。箭。正。欲。引。遠。公。入。醉。
鄉。共。成。佛。道。而。惜。其。不。悟。也。丙。戌。六。月。幾。望。偏。
翁。醉。中。戲。筆。

湧。幢。小。品。云。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人。人。能。言。
之。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實。之。是。矣。却。其。中。有。
緊。要。六。字。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此。最。用。兵。得。
力。處。若。舍。此。不。去。着。實。講。究。即。十。萬。置。之。死。地。
圍。而。屠。之。若。羊。豕。然。其。又。何。益。再。有。進。焉。水。上。
軍。不。可。敗。亦。全。賴。間。道。赤。幟。二。千。人。得。此。一。着。

方收功不然水上軍抵定亦濟得甚事此絕世
神謀閔計而人乃引以資口角可乎

鄭縈有歆後之稱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為
廬州刺史移檄黃巢無犯州境巢笑為歆兵去
贏錢十萬緡歲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
及楊行密擅淮南都送還縈由此觀之縈才必
有大過人者因末季把誅諧自晦又知時不可
為宣麻後亟引疾耳

退之服硫黃以死余嘗為之辨矣後見張籍於
其卒也祭之以詩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

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此豈服砒黃以求長生者。必好事者誣之。樂天不察而入之詩。要非知昌黎者也。

明道先生嘗為安石條例司官。伊川撰行狀諱之。朱子謂明道乃大賢。以上作用。余謂安石新法其意本非以禍天下而與爭者。激成之。明道之不辭正分過之本意。而為天下之公心也。朱子嘗宋之季。有屈原之思焉。故註離騷等於四書詩易。蓋借此以寓意。非矜長而炫博也。丙戌秋日。余小酌微醉。取九章首篇歌之不覺洒。

淚滿几

退之乳母李且有號曰正真老於韓氏於其死
公率婦孫親視窆封而銘其墓蓋公以未周月
遂失怙恃李不忍棄去蓋感其恩同生我故厚
報之其為嫂服暮與茲事皆以義起而可為後
世法者

讀武侯全書

武侯行事具在人心目丙戌秋日得其全書讀之瑣事與勦及者俱詳而前人品評悉備偶有膚見人所未及者書之如左

梁甫吟譏晏子也晏子智人與管並稱所云三士善用之皆國干城而以二柅殺之管仲有是乎故力排南山文絕地紀極道其才而繼之以聽讒殺士讒人謂誰罪之深矣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又若美之何也此述俗人之言而反稱智人為其所愚也孔明所長全在用人正與

相反

黃老申韓皆吾儒所擯也。文帝用黃老而治，孔明用申韓而治，當其時耳。如烏董殺人而良醫用以愈病，與參苓何異？况武侯所用者申韓，而所以用申韓者不同。申韓行之以刻核，而武侯出之以仁恕，威之以法，行則知恩，後且但知有恩而忘其威，限之以爵，加則知榮，後且但知有榮而忘其限。侯本仁人，特借徑申韓而吾之仁法於域中矣。此等妙用，即申韓復起且不能知，况他人乎？乃敬張夫補傳削去，手寫申韓。

管書等語而朱子亦疑其雜霸似非知侯之深者

左將軍初得蜀人心未附而即以嚴治之乃能貼然者何以其先用羣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然後以嚴御之民雖不安以無倡亂者故終不能亂所云一日四五驚正其時也驚不為害得先後着也然使曹操乘之真是可危而侯亦料其不敢也玄德操之所畏也觀其論天下英雄可見况翼之以孔明乎至於器使蜀才各當其

任必豫為咨詢。權衡素定。若臨時而品騰。則晚矣。當時所最忌者劉巴。攻城之日。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三族。豈真愛才哉。高祖封雍齒之故智也。

侯乘人心未定。即行嚴法。是謂得幾。事幾之未間。不容髮。稍遲則費力。且生怨矣。

侯與徐元直。石廣元。孟公威。遊學三人。務為精熟。亮獨觀其大略。蓋豪傑讀書與儒生不同。觀侯平生談論。與書翰無非學問。且妙中肯綮。此真能讀書者。朱子乃謂其所學不甚純正。又云。

不務精熟。豈得無欠闕。母乃以儒生之學。繩豪傑耶。

侯之集衆思。廣忠益。繇開誠布公。來一生得力。在此。然亦權衡素定。如所云董幼宰。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可見心有不安。決不輕聽。必求至當。而十反不已。尤人所難。則開誠布公之所感也。舜之好問。而又好察。何以加諸。

侯伯仲伊呂。而自比管樂者。何管樂。皆有王佐才。一則輔齊桓而成一匡之業。一則輔燕昭而成光復之功。侯長嘯隆中。志在匡復漢室。而托

二子以見意也。曹孫皆漢賊，必當屬意玄德，然非殷勤三顧，必不肯出。寧稿死草廬而已。一出而聲大義於天下，綱常數而復完。人之良心死而復活，此其功在天下。後世而鼎足之業，其細者也。至於才大而用不足以盡之，侯與管樂正相似，豈其偶合耶。

文中子云：諸葛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此語灼然有見。蓋禮者節也，樂者和也。孔明行事無巨無細，必按規矩，便是禮之實。至公無我，得人心之和，便是樂之實。一身皆是禮樂，功成治定，有

其實何患無其文。乃程子猶云未敢望而朱子
以為麤。豈以三代之禮樂繩之耶。豈知禮樂固
異世不相沿襲。故武之樂不可律之於韶。而忠
質文互變。孔明豈不能自興一代之禮樂也。
陳壽論侯連羊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
其所長。蓋壽之識見止此。非備却也。且亦有所
指。魏延子午谷之計。此將略而應變之奇。魏人
聞之。必當落膽。而人皆惜其不用。故有此論。蓋
壽之父為馬謖。參軍謖敗。而參軍自當分罪。謖
不怨殺而壽乃恨父之髡。無是理也。壽無足稱

而不欲其無故受枉故為之辯

楊儀才幹魏延驍勇皆所謂小有才未聞大道者兩人又相水火而一時並用咸得其益誰則能之乃兩人俱不善終則孟子之言亦驗陳壽云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亦蕭管之匹亞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此論可謂深知孔明者其用魏延不得已也即孫仲謀亦對使臣云楊魏牧豎小人若一朝無諸葛必為禍亂其料事之審如此

乃知兩人不失為小人而並用之。以濟事尤見武侯之大也。

曹操追劉豫州至江陵危急之際孔明初見魯肅即與定交。王鳳雛曰亮之說權全在交肅。為之內亮為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事之所以獲濟他日荊州之借亦肅主之。此論發人所未發。然孫吳諸臣獨肅有為漢之意不失為孔明良友。昔沛公見羽鴻門沛公即因張良而交項伯與結婚姻竟得其益。英雄所見正同。侯說孫權同拒曹操最得力在田橫猶守義不

辱與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數語豫州方棄
妻子而逃不異喪家之狗而反張大其詞所以
為奇其最圓活辨駁不淨又在事之不濟此乃
天也一句孫仲謀安得不勃然而起乎聖門善
為說詞者亦不能過

郭大有曰自古顧命未有若李漢君臣者昭烈
之言有堯舜揖遜氣象此論最好或謂有疑孔
明之心此以小人之心測之有謂知孔明必不
取而為是言又是常人之見然以後主之庸聞
之而不疑是為難耳

先主遺命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維賢維德能服於人此等語皆從學問中來有謂資美而暗合非也觀其論赦有云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此其證也遺教云又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又可見先主未嘗廢書也蓋經學莫盛於東漢而三國承其末流有志者無弗學而學亦與儒生異張翼德乃武夫而所作刁斗銘文法書法皆稱合作况其他乎宜其與孔明成魚水之契也其知學同也

孔明志在中原而先事南征似不免閒費時日
然春三月往秋七月而四郡皆平何其速也至
十二月歸而料理無缺矣乃移南中勁卒萬餘
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又出其金
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國以富饒始知
南征非閒着正為北伐張本胡氏廣曰七縱七
禽非特示威於孟獲也所以服東吳清北魏皆
此威為之兆矣信哉乃孔明止云紀綱粗定東
漢粗安然而終不復反至今猶追思崇祀不絕
何以得之孟子論王者云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上下與天地同流。侯何忝焉。且以證孟子之言。非想像之說也。

孔明六出伐魏死而後已。固以踐其自許之言。然計曹魏之立國。與丕獻之行政。知其有必亡之理。而才倍曹丕。身有必勝之具。故志決而不貳。非以國僥倖者也。使侯遲十年而死。則三年而魏可舉。魏舉而吳已為囊中物。再數年天下大定。禮樂可興矣。後日蜀亡而魏亦繼之。魏之亡。侯之所能料也。魏亡而司馬氏得之。此侯之所不能料也。天也。

陳同父惜孔明之早喪而逆計其未成之功一
論爽人心目乃駿馬之喻謂孔明因司馬懿之
譎詐故去詭詐而示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以正
兵此論非知孔明者而不免自露其雜霸本色
其識不如李靖。與太宗談兵論及禽縱孟獲
事疑有奇謀變勢靖曰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此真知兵者故能真知孔明蓋善用兵者必於
正中出奇故有勝無敗專用奇者不大勝則大
敗矣。

王弼州論昭烈取劉璋云其入蜀也以迎其用

兵也以都只此二語是非了然乃有為孔明辯者云取蜀謀出法正孔明不與聞即使聞之何累盛德

有謂孔明天民之未稔者夫三顧而起身許驅馳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鞠躬盡瘁寄命託孤安見其未稔也余則以孔明為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南征一行終身不反至今仰慕而崇祀余以過化存神者方似非諛語如魏延楊儀小人之才也何以能使之並效其才而終不敢為小人劉璋庸主也其委任之篤也固

遵先主父事之遺命也。孔明統重兵於外而遙制朝命。何以無纖介之疑。黃皓未嘗不在側。何以不能媒孽其短。無論其身也。侯既卒而蔣琬費禕董允相繼為相。蓋遵侯臨終之言。而黃皓猶然不敢肆也。使蔣董不即死而後主先殂。猶不失為守成之賢君。而國未必亡。何術之備而能使庸主為賢君。則正己之效也。即伊周之於太甲。成王未能遠過。而不謂之大人乎哉。

孔明兄弟分仕三國。皆居尊位。享大名。說者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夫公休在魏。起兵討司

馬昭其聲大義於天下不減孔明但成敗異耳
觀其麾下數百人寧死不降斬之至盡其得人
心與孔明不異此豈一朝一夕能致之其起義
而敗也天也方正學謂得狗之說必賈充之徒
為之良然。狗有一德吠非其主忠也公休起
義正吠非其主而不失為烈丈夫乃魏朝諸臣
則狗之不如也

曹操東下吳不能支勢必須援豫州以自助魯
肅首倡此議為吳也操雖敗其勢尚強不可不
脩故勸借荊州亦為吳也到底孫劉宜合不宜

分而肅之識見。遠出周瑜呂蒙之上。使肅不死。必無鬪羽之辜。蓋為吳深計。與其交。魏不如交。蜀之可久也。故擠蜀以自利。肅必不為也。龐統免官。肅乃遺書先主以薦之。乃知其交好二國。有一片真心在。豈他人可及哉。而後來和好絕。不能絕。竟不出其所計也。遺恨失吞吳。肅與孔明可謂金蘭之契矣。孫仲謀因借荊之後。蜀勢日強。遂以一短嘗之。則其識淺耳。故論吳諸臣。當以肅為首。統論三國。則孔明為首。肅即次之。肅之為吳。而兼為蜀。此真能為吳者也。李古源

乃謂魯肅之於昭烈猶項伯之於沛公也是肅
為懷二心者矣以此評三國人才而謂肅次孔
明非兒童之見哉

費禕董允齊名而允父和於二子同吊喪故給
鹿車以試之因允有難色而禕晏然以定其優
劣此以識量論耳然允輔後主能使主嚴憚而
黃皓不敢為非自允卒而黃皓遂進中常侍禕
又薦陳祇代允祇與皓相表裏阿意迎合終以
覆國以此相較何其膏壤耶

龐德公呼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其藻鑑不

必言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
知其才品必不在孔明之下三國擾攘有才者
無不欲自見而德公鹿門長往鳳隱鴻冥將無
以卧龍既見天下事已有人任之而已可無出
耶然管寧亦德公之流也曹公不再徵而不至其
識遠矣

晉書云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
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
晉尚為篡逆至鍾鄧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
其識過人遠甚即朱子綱目亦本於此而溫公

之失不辯自明矣。習乃桓溫時人。作春秋以警溫之覬覦。非望也。

龍州有武侯廟。初州人以鄧艾經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以此教民。而謂道之以德者也。

嘗疑程朱二大儒論孔明多不滿之意。如程云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論興禮樂云。禮樂未敢望他。只是已近王佐。王佐而曰近儒者。而止云氣象。朱云所學不盡純正。又云學有未足。

又因讀書不務精熟而云不無欠闕又述天民
未稔之說至論禮樂而云粗底大段遵程而更
甚余反覆思之總為取劉璋一事而考究未精
耳如程子論之則云豈有特地出迎之却於座
上執之朱子則云孔明教先主殺劉璋此皆史
傳所不載程朱何據耶且取璋出法正龐統之
計孔明未嘗預也先主取蜀又遷璋公安盡歸
其財物授以振威將軍何嘗殺也但讀弁洲一
論便了然矣豈程朱因門人之問未及詳考率
爾荅之門人不察而誤記之耶即綱目經晦翁

筆削者前所嘗之事未嘗有也近讀全書旁按
廣引評論雜陳然後孔明全體畢露王鳳雛輯
此書不但有功於孔明且有功於萬世俾有志
聞風而興起也快哉

權字元難識程子曰權即是經也誠發人所未
發朱子又引孟子援嫂之說而云經權亦當有
辨蓋合二說而權之義始備大抵天下事權即
是經者什居八九而反經行權者不無一二荆
益皆王土劉表劉璋為僭竊志圖匡復義所必
取故草廬晤語孔明首及之雖取之少有差池

何傷於義。如荆、援、嫂之嬖，已起死為生矣。乃進
議其叔曰：向者汝安得援、嫂之手？程朱之論孔
明，無乃類是耶？羅豫章曰：至諸葛孔明而後可
與權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有如此知孔明者
也。亦知權者也。

有聖賢而豪傑者，有豪傑而聖賢者，其起地不
同，而見地不無小異。豪傑意主於濟世，第取大
德不踰閑。聖賢意主於明道，致嚴於小德之出
入。程朱之不盡許武侯，似或在此。然不害其為
同也。第不識孔子與伊呂使之同世而相逢，能

相視而莫逆也

子美詩謂孔明伯仲伊呂固屬卓識尤奇者又有詩云。嗟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夫古來合稱之人如稷契周召等甚多皆同時並列。即伊呂異世亦以商周踵接功業相當。今呂葛相去千餘年而功之所就懸殊乃比而同之豈不駭人。蓋論其品也。故如子美真是孔明知已。識在宋儒之上。余在成都訪諸葛祠土人指錦官城外者是。及往乃昭烈廟而以侯配享。但土人則呼為丞相祠不知何故。再訪子美草堂則有丞相

專祠列於草堂之左蓋嘉靖間創建者余謂二
公神交有年今作比隣九原之下定當相視而
笑亦應以葛杜稱之

文學

姑蘇楊循吉自叙云少好蓄書一卷未竟又讀一卷故至今不能記憶人問之茫然無可答也余亦同病故涉獵多記憶少偵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可為讀書者喻余因銘座右云多覽不如少錄多錄不如少讀多讀不如少熟紬繹則味醲溫故則新績有恒毋怠有序毋速座右書之自箴自勗

薛魯叔太史序徐見可集有云余嘗私謂文之摹古者非古也其刻意為奇者非必能為奇者

也。天。下。唯。真。古。者。斯。大。奇。而。能。不。為。時。俗。之。所。摹。者。斯。真。能。逼。古。吳。之。巧。工。摹。為。彝。鼎。其。形。製。款。識。色。澤。非。不。商。且。周。也。而。終。不。可。為。彝。與。鼎。故。眩。者。以。為。真。識。者。以。為。贗。夫。至。于。贗。而。市。者。以。為。賤。矣。今。夫。宣。之。窰。成。嘉。之。陶。初。未。嘗。型。哥。范。象。也。而。世。爭。賢。之。無。以。異。於。商。周。之。遺。物。蓋。物。之。至。者。時。有。所。不。能。困。也。况。於。文。乎。故。世。有。古。而。文。無。今。直。有。至。有。不。至。焉。能。至。夫。何。用。摹。古。以。為。奇。也。不。能。至。而。又。何。能。創。為。奇。以。作。古。也。陶。冶。之。間。有。鬼。物。焉。躍。而。踊。於。地。變。而。幻。於。

火其形非不有所小周然恠而不奇矣今世之
以恠為奇者豈少也此有識之言可以啟世之
優孟古人者故錄之

鄭宮坊以偉常與余論詩云詩不如文須意在
言外忌一旨忌易見忌全篇營一隅費如山
中有雲費如畫家平遠費如禪家棒喝兩悟自
解他人作一段謎猜不害其有理無理也然亦
有直有顯有典又云格勿入近則落檀字勿
用輕則落浮格要如一朝成一制字要如一
礎承一柱又云神藏於肉而肉不可太多筋絡

於骨而骨不可太少俱是詩家三味

作詩文須先鼓品人品高而詩文能自成家斷
然傳矣若其人無品而欲取重於詩文則古來
名家車載斗量我輩安所措趾耶

詩文各自有法既為之須按其法即道學先生
不得謂詩文緒餘而不加之意此亦有物有則
之理也但為詩而止以詩人自待為文而止以
文士自待詩文縱佳減一格矣李杜以詩名韓
蘇以文名其所重者有在矣可曰詩人之詩文
士之文而已耶

寡欲則神清神清則文章之脉理亦清多欲則神濁神濁則文章之脉理亦濁故有滛侈而能文者雖雕繪滿眼一時膾炙而世有明眼吐棄之矣

余君房先生謂國朝之文弘正前後須各自為選蓋以前樸而後文也夫亦先進後進野人君子之說耶然讀國初以來文雖乏華采令人可信如嬰兒啼哭不必自言而知其真喜真悲也優人登壇一笑而衆為解頤一哭而衆為雪涕然三尺童子知其悲喜之假矣嘉隆以來

諸名家之文實似之。此曷故耶。將無文之盛者
乃其衰耶。不知百歲後將何置評也。諸公自謂
軼宋唐而方駕秦漢。又不知其與韓蘇諸公誰
為勝負也。

五柳生先以文章自娛。作詩撰文。乃天地間第
一清事。信可娛也。若以應人請乞。則人役而已。
何娛之有。古人亦有作於請乞而寡。短章或
止。敘尋常行事。而不以為怪。今成虛套。必須長
篇。必須諛飾。長則捏無實之言。諛則撰違心之
語。此有志節之士。所必不能堪者。故諛墓之文。

斷不敢應。至於他文亦偶一為之。必其無疚於心者。今年已衰老。精力有限。遂一槩謝絕。時手一編。偶有會心。題以寸楮。投之笥中。積至十數條。再加簡閱。錄而存之。家塾示我後人。俾不迷於向往。庶不虛度此餘日也。

余不但作他人文。恥於違心。即述我兩尊人遺行。亦無一語虛飾。此如畫史傳神。期於逼肖。傳之子孫。可以示信。可以繩武。奕世相傳。文在而吾兩尊人恒在也。且不敢乞言於鉅公。蓋生為匹庶。雖有善行。而名不幽於閭。蓋素位宜爾。亦

諛墓已成浮套不敢以我兩尊人古心古行溷
入時俗浮套中也果有言不輕發者不憚百拜
以請

吾夫子爲萬世斯文宗主又以一達字闡千古
修辭之訣達豈易言哉自秦漢迄唐宋以文名
家率繇斯道吾鄉農丈人先生於近時文人獨
推服劉子威先生蓋近世名家如歷下瑯琊輩
不過模秦範漢子威所模又進而上之似爲稍
勝耳然孫月峰先生與農丈人論文稱契又不
滿於子威置之閤位何也其論云文須開口便

是方是作家渠却開口便欲不是又稱述史宦
亭論于鱗拓筆時先有使人不易解之意而併
以糾子威然則于鱗子威所病總在遠于達耳
弇州太函於達為近而又以為不服經生氣習
知達之一字信乎難之矣

唐舒元興作弔剡溪藤文剡溪藤可作紙言今
之錯為文者皆大闕剡藤故弔之于謂文以載
道而生於情者也以道約情繇情生文而後言
可立矣今不情之辭叛道之語斗量車載皆剡
藤之羞也其可勝弔乎

在杭云三代之人必習為詞命童子入小學則
教以應對蓋赫蹠未興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
宜皆面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
機熟透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日上一疏投
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
勦襲舊語猶自詫以為奇而况於立談之頃乎
吾讀史至于產之對晉人張祿之對秦王毛遂
之定楚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
陰侯蒯壇數語多：苟午之時答辯如響皆成
文章而見事定計發必破的其亦可謂命世之

才也已。自漢以後，唯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倥偬，以十事要說明皇，此皆備詞決策，預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及天章閣召問，惶恐不能對，還而上書，詞之難也甚矣。余以為確論。

又云：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係時政，及彼已情事，然後為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為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反覆其意，未嘗不為之潸然。此涕者，傳之不

朽良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
咳唾。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
無取焉。况其它乎？自晉以還，始尚小牘，然不過
代將命之詞，敘往復之事耳。言既不文，事無可
紀，而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為珍，非故傳之
也。令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
無非溫清之俚語，而灾之梨棗，欲以傳後，其不
知恥甚矣。此論更確。

又云：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于無用。中年讀書，
知有用而患於遺忘。故唯有著書一事，不唯經

自己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過及
幽僻。向所忽畧。今盡留心。敗筒蠹簡。皆為我用。
始知藏書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蔡忠惠翔洛陽橋神助。非一事。至今泉州人能
言。而公自為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
時日首尾。不及百字。若在今日。必有許多誇張
之語。

楊唯立

守隨

作許某誌銘。兄鏡川書曰。誌銘之言

多溢美。吾弟此作。蓋眩於誌銘之言也。後有覽
者。尚論其世。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

朱平涵先生小品云。近日文字間有為上官而
作如考滿入覲。賀壽送行。連篇累牘。有一人而
至二三首者。然套語諛辭。若出一轍。白沙先生
一切譏絕。即劉東山為左伯郡太守。求送行序
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於當道。一嫌於
上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先生作潮州三利
溪記。盛言太守周鵬之功。後知其妄悔之。作詩
云。欲寫生平不可心。孤燈挑盡幾沈吟。文章信
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金。今有明知而故為
諛。更存獻諛以湊妄。彼此驩然。不但潤筆。且以

乾沒者矣。

又云錢澹菴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於許敬庵先生歿而許誌之最詳末云學論確為孔門的派而陶鎔變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於激或大而失於踈或處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洽之虞先輩秉筆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今之諛墓者豈非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槩以游詞塞責與

又云一達官過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湯應曰河下皂隸爾蓋謂隨便荅應沒

甚緊要關係也。余謂河下皂隸乃應付過客聽
差使者。此言極中。弇州之病亦近代文人之通
病。文而至今日即無之可矣。

董見龍糖序元凱集

陳

云讀其所作如入清溪

棹曉月兩山倒影蕩漾於舫楫之下而空明激
射如近如遠其清言瑩骨雅步緜趨不失尺寸
酌於古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為人此數語
摹寫極肖而文士亦宜佩服斯言

孫文融序葉工部集云叔仁為文於古則宗司
馬子長於近世則絕重王允寧以為昭代第一

嘗告余云。試讀鈴山集序。彼時權相灼灼。焰炙
手也。然允寧於辭止乎許。於相業略不一。及且
微刺。讀此。令諸公皆倒戈避矣。余因簡閱鈴山
集序文十餘。如蠅如蟻。讀至允寧。便覺風恬波
靜。令人心開目明。妙在無意行文。而評騭允當。
絕無枝詞。兼寓諷刺。而渾然不露。時允寧官簡
討。而視權相不啻儕輩。文固平。而其品可重
也。推為第一。不虛矣。然豈徒以文論人哉。
吾鄉楊太宰守陞序。乃兄文懿公文述其遺命
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關於道德倫理者。稍工則

取之。若止為一人議論者。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此可為選文之法。即以文人自命者。亦應佩服。自不輕於下筆也。湯養仍云。我朝文字。宋學士而止。方遜志已弱。李夢陽而下。至瑯琊。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屬文耳。從來無人敢如此說。其識高。幽邇。未文人數等矣。又嘗答陸學博云。文字諛死。佞生。須昏夜為之。想義仍不肯為屬文也。文章家若有高世之識。寫自得之語。便不必求工於句字之間。

一見而了：於目一入目而了：於心一會心而了：於筆。在詩謂之真詩。在文謂之真文。此之謂達。此之謂才。世之為詩文者。如村夫諱鄉談學官。語情多不達。而音又多舛。方自矜其超於俗。而不自知其陋也。近來古詩學漢魏近體學盛唐。古文學秦漢。大都似之。如少陵之詩。昌黎之文。何嘗不脫胎於古人。而各自名家。絕無摹倣之跡。蓋橫絕宇宙。而無與為對者也。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此昌黎讀書法。

昌黎上鄭留守啟蓋辭命之最妙者脫胎於左
國而不襲其隻字人自強項事本唐突而遜以
出之曲折轉換令人意消

選之答劉正夫云或問為文宜何師必對曰宜
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
宜何師必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
易宜難必對曰無難易唯其是爾此公作文之
筌蹄也故自稱其文曰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
成文其取法高其自信真其自任重後來文人
豈易窺其藩耶

又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又曰聖人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此皆公作文要訣也至公所云用功深者莫詳於荅李翊一書有志於立言者最宜熟玩

又荅侯繼云僕少好學問自五經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唯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

者。今不為時所用。將試學焉。前之所舉。固文人所同。然求意義所歸。則博學而說約者也。所以用之不窮也。至後之所舉。非大儒不暇。漢之鄭玄。宋之晦翁。皆兼而有之者也。

太原王仲舒碑。謂其文有古風。至為天子所思。而刺婺州。後觀察江西政績。俱為天下最。其碑詞曰。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華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云云。余謂生人之治。本乎

斯文此名世語。孔子以斯文自任。豈但刪述六經已哉。如有用我。便為東周一時之文也。六經垂憲。利濟無窮。萬世之文也。即昌黎極力於文章。何嘗不思濟世。其談經濟見於文章者。皆綽綽可見。施行。文人云乎哉。

商州刺史董漢乃丞相晉之子。而公嘗為晉幕官。則漢為通家。公誌其墓。始極稱其賢。謂父子間自為知己。然後來出仕。攝糧料使。唐書載漢與于臯謨坐賦數千緡。勅貸死。流漢封州。行至潭州。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載其事。今誌云。

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事及于公因徵下御史
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某
年月日死湘中以平日受恩于乃父不得不稍
為之諱然云引伏受垢不云受誣則賊污可知
云徙封州而死湘中尚在中途則賜死可知所
謂微而顯春秋法也而猶被諛墓之譏若在今
人作誌必力辨其誣而別設一番話頭矣
古人誌墓總是欲存其姓名恐後被人發掘子
孫得有稽考非欲誇詡於人故昌黎作誌有止
紀世系生卒子孫姓名今已盡失其初意矣

昌黎誌墓變幻百端至盧丞墓誌銘張法曹墓
碣銘尤異雖不可學然閱之可以極文之變

毛穎傳作祖自我所以為奇鹿門稱其似太史
公何必道耶

陳唯室看史法云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
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
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
人事可為何用奇辭妙語可佐筆端者紀之若
於此數者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盡善耳

昭明文選不收蘭亭記謂因天朗氣清似秋綠

竹管絃語複為嫌非也昭明文專取華藻而此
記直寫骨髓乃真文章也固非昭明所賞識故
朱子亦鄙薄文選為文之衰古人不蓄文選其
亦有見于此耶

陳壽進諸葛氏集表云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
為二十四篇名如右然篇名不載而張敬夫
傳亦云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
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
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覈訓
厲貴和傳運軍令法簡兵要等皆名篇之目而

目亦不全。想宋時尚有諸書，今何以俱不全。傳則全書必收之矣。孔明千古異人，片楮隻字，自當珍如鳳毛，而竟不傳，可惜也。亦可恠也。今全書所收心書新書，皆贗為之者，不足觀也。朱平涵先生小品云：浙之文章，莫替於宋。都被四川江西奪去。至國朝全處諸公，開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鹿門、王敬所、唐一菴、張甬川、許雲邨、徐子與、蔡白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號成家。近日余漢城、孫月峰亦錚錚獨上。又如馮具區文集，儘

簡質可讀。屠緯真天才，駿發法度不足，入目斐
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奏議，雖不
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澹泉之
史筆，何減孟堅鹿門之敘事。庶幾龍門余嘗執
此說為人所笑。要之後世必有能評之者。
又云：敘事文雖細碎極要，炤顧如賊得王人脅
之，必曰：「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興傳作史思
明論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
豈像思明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余謂
此雖小疵，文人易犯，不可不知。

在杭云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
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勦、事務簡約無簿書鼎
應之繁、親友斷絕無徵逐遊宴之苦、生計羞澀
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為仇、欲
其不工不可得矣、不特此也、貧文勝富、賤文勝
貴、冷曹之文勝於要津、失路之文勝於登第、不
過以本領省心計閒耳、然在杭所得益者在於
冷曹、至余之得益又在失路、蓋詩文之病莫甚
於應鼎名位卑微求者不至、故得專精而前四
者亦不求而至矣

于景素與吳安節書云近查得林次崖為蔡虛齋門人曾作易經蒙引序第可并其師則甥并其甥似無大礙也余嘗選刻外舅吉甫先生鳴臯集而僭并其首錄此解嘲

公孫龍指物論一篇凡二百六十九字中間用四十九指字乃知昌黎送東野序用鳴字有所本也

今詩人滿天下而識詩訣者少訣惡乎在夫子所云一言以蔽者正授人以詩訣而人不知也思苟無邪則子為真孝臣為真忠喜怒哀樂必

無妄發而發之於詩理趣盡溢即眼前山光水色鳥韻花香皆為理趣之助而愈玩愈佳故老杜詩極多忠君愛國語而人不厭發自真心也後人無其心而倣效其語人遂厭之而近有好新異者以談及君國為戒猶之懲噎廢食可笑也

鄭所南云詩之法祖於三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淵明輩詩之律宗於盛唐主以杜兼之李次以孟浩然高適王維輩要在漱詩書之潤益其靈根歲月至才華吐為天芬其體制欲溫柔敦厚

雅潔瀏亮意新語健興趣高遠追淳古之風歸
於性情之正毋為時之所奪焉

楚辭云光風轉蕙汎崇蘭予蘭蕙之盛者晴日
之下燁：有光微風動搖光尤激灑然則光生
於蘭蕙而今屬之風此詞人下語得之妙令無
因而稱光風又倒為風光便不通矣風何光之有
于鱗最為一時膾炙者七言律其評唐人云王
維李頎頗臻其妙而不滿於少陵以為憤焉自
放至其自作全是步趨少陵然唐人皆縛於律
即以太白之豪畏其拘束不敢多作獨少陵之

作最多而窮工極變無一複語于鱗讀至十餘
首天地風塵百年萬里屢出可厭蓋止學步陵
感慨悲壯一種且守而不化者也

唐宣宗與李藩論應舉詩疑重用字者因舉錢
起湘靈鼓詩內有楚客不堪聽曲終人不見二
不字相質此排律也尚以重字為疑乃有近體
多重字或失簡點終屬小疵

劉夢得賦九日詩以五經無餒字竟不敢用此
見唐人作詩用字之法蓋詩之用字宜典但餒
字原見周禮糗養註而劉不知故宋子京譏之

今有作詩而俗談諛語盡入篇中。奚可哉。
李長吉傳稱其未嘗得題。然為後詩。此亦詩家
一訣。古之名家往往如此。即李杜除酬贈。即景
詠物之外。大都皆先有詩。而後綴以題。令人必
先有題目。如秀才作制義。止發揮題目。而去性
情遠矣。

長吉長使小奚奴。背破錦囊。隨行遇有得。即書
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蓋專按別天地間人。不
曾道不能道之語。此又越於性情而事冥搜。固
造物之所忌也。無羊豈以是乎。

古人詩有對法錯綜而讀之不覺其參差如裾
拖六幅瀟湘水鬢維巫山一跂雲紫駝之峯出
翠釜水晶之盤行細鱗句法最妙

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二句皆頂矯首
遐觀來兩喻一意轉換呼應文法最妙杜詩醵
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同一文法

胡元瑞論七言律自開元便到嘉靖固未必然
徐興公謂七言律最盛於我朝似為近之然於
我朝覓一老杜斷不可得則謂之盛可也謂之
最盛不可嗜律詩之盛也正古詩之衰也

韓昌黎集其門人李漢所編者其編詩止有古
律兩類古詩則五七言古風與今同也其律詩
則五七言絕句排律皆編入焉排律不必言即
五七言絕句唐詩亦謂之律矣豈即所云絕句
截律詩前後中之說耶

今人歌行鮮有作五言者古人多有之如太白
南都行江夏行清溪行勳將軍歌又秋浦歌十
七首有十句者八句六句者皆五言而內十四
首皆絕句也少陵有彭衙行義鵲行皆五言歌
則無之而李長吉有還自會稽歌感菓歌河陽

歌唐姬飲酒歌有傷心行古悠々行勉愛行皆
五言勉愛行三首而一則絕句也至七言絕句
歌行古人最多至少陵貧交行用仄韻止四句
內用君不見又他人所未有者

劉伯川泰和人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邑
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
二子皆其故人子留款特厚一日雪霽酒酣伯
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鷄窻
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
綠衣郎士奇賦即景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

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頷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寒士寒士。器器也。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有爲。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爲庶吉士。而卒。士奇官至少師。余謂陳詩淺露。楊詩何等醞藉。若無意於功名者。聖門言志。而獨與曾點意亦如此。閱此二詩。不但可以辨人品。併可悟作詩之法。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黃梁店。李長沙詩云。舉世

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馮君莫向癡人說。與癡人夢轉長。瑞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真。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二詩一順題一翻案。俱稱妙絕。如香象渡河。徹底截流。他人無復下手處矣。朱子嘗戒人作詩。而朱不廢詩。未嘗不工。詩即學也。白沙亦然。陽明亦然。即靖節亦然。蓋發自性情。而非矜奇鬪巧。故無妨於學也。亦有詩人原非道學。而偶得雋語。默與道會。而不自知其所至者。其性情不俗也。

杜牧詩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賈島詩一千
尋樹直三十六峯寒皆唐人句法之新異者孟
郊弔盧殷詩古風落句云磨一片嵌巖書千古
光輝謂昌黎誌其墓也句法尤異

子美善詠馬亦善詠鷹皆借以寫其用世之志
與經世之畧鷹詩云一生自獵知無敵百戰爭
能耻下韉具見英雄本色當時如郭如李若假
之權而不掣其肘何憂乎安史而亦無藩鎮之
橫矣

若以世俗之矩矱語詩則少陵亦有在繩之外

者然鈞深擷奇窮變極化刻畫幽渺攫拏龍螭
如入武庫五兵縱橫如探海屋萬寶璀璨固辭
壇百代之雄也蓋祖漢魏軼六朝苞四唐孕宋
元無不入其範圍所以謂之屬大家而後人必
不能至也蘇長公差步後塵然少陵於性情近
長公遠則少陵用意長公騁才詩之所資在有
才而不用其才也

不讀杜詩不極詩之變雖有利鈍當自辨之學
其利毋學其鈍可也昔人選唐人詩而不及杜
亦有見選詩不免局於一家王遵岩槩以品唐

詩者品杜而一有不合盡從抹撥不知看大家詩當另具隻眼也

註杜詩牽合傳會謂必有爲而發固非山谷謂全出無意亦非也詩有賦比興果如山谷之論不關一比耶凡杜之詠物詩皆比也

今無論能詩不能詩開口譏薄宋人宋人安可輕也宋有步趨唐人者可以分路揚鑿有自操杼袖者可以開山作祖于鱗刪詩屏去宋元吾不能不爲稱屈蓋局於所見而不圓也

杜牧序李長吉詩尊之至矣乃云少加以理奴

僕命騷可也。詩何嘗不費理。但以渾融不露。意在辭外為善耳。寔失諸理。殆非通論。而弇州稱之何也。

作詩者。情景相發。不可放過。情景相乖。不必強做。強做必不佳。

青蓮有志復古。故七言律最少。少陵七言律在盛唐諸公中為最多。能於規矩繩墨中錯以古調。如生龍活虎。不可把捉。真可雄視百代。即太白不能及也。况于鱗輩乎。而譏其憤焉自放。此可與立。未可與權者也。今人大都落王維李頎

窠臼中使王李作至數百篇觀者不能不厭况
優孟王李者乎

古來選詩者最多其佳者前則品彙今則詩歸
初學可閱之以為準矩矱既定須遍覓古人全
集兼收而獨詣然後可以名家蓋詩一經選雖
人有千家卷盈千帙總是一家言耳安能極詩
之變唐人以詩取士故無不攻詩竭一生精力
千奇萬怪何所不有自品彙正聲盛行而為所
囿者多矣詩歸又選詩變局然終不能該
余平生不喜作應酬詩如慶賀送行之類鋪張

詩如新柳落花等題賦至數十首之類摹擬詩如四言古樂府之類以情景不湊合而撰胸中所未有之語也。蓋詩所自來不外情景。或觸景生情。或緣情寫景。嘗寫隱衷孤抱之情。何必接人之好。插畫眼前自有之景。何取冥搜之奇。此余自謂得詩之趣者也。得其趣斯得其益。岑寂非是不娛。阮窮非是不遣。苑結非是不豁。冤憤非是不平。杜詩云。陶冶賴詩篇。又云。陶冶性靈須底物。此皆實歷語也。鍾嶸有言。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高於詩。已先道之矣。

昌黎之南山韻賦為詩少陵之北征韻記為詩
體不相蒙孫莘老王平甫相提而爭優劣固非
至斷定於山谷之評亦未是也南山琢鏤刻畫
詰屈聱牙初自為體傑出古今然不可無一不
可有二固不易學亦不必學總之未脫文人氣
習也北征故是雅調古來詞人亦或有之即韓
之赴江陵寄三學士作亦同此體踵其後塵者
也

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々晨雞鳴譙樓
鼓角聲和平以為盡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

二十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為盡憲宗之美隱
居詩話云吾不知此句為何等語謂論詩大謬
王勉夫曰詞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
自不解耳余謂詩貴平穩亦貴涵蓄使人想像
而得之於字句之外政不必以粧點凌厲為奇
也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
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
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奪
胎法余謂換骨奪胎不離於竊巧則騙人拙則

敗露。高人偶合。原非。齷也。請。咸以一語。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在。杭。論。書。云。書。名。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朽。此。論。得。其。本。領。

又云。作字結搆體勢。原以取態。雖長史奔放。駭逸。要其神氣生動。踈密得宜。非顏然自放者也。即旭素傳授。莫不皆然。今之學草者。須識粗中有細。踈中有密。自不敢輕易效顰矣。余因此得草聖之解。聖人旁行而不洩。效顰者不至為小人無忌憚者鮮矣。

又云、臨古人書、須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從容
玩味、看其用筆之法、從何起、搆作何結、熟體勢
法度、一一身處其地、而彷彿如見之、如此既久、
方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便勿求酷似、且須汎濶
容與、且合且離、神遊意會、久而習之、得其大槩、
而加以潤色、即是傳神手矣。

小品云、王弼州不善書、好譚書法、其言曰、吾腕
有鬼、吾眼有神、此自聰明人說話、自喜自命、自
占地步、要之鬼豈獨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必
是真、是何等神明也、此說一倡、於是不善畫者

好譚畫不善詩文者好譚詩文極於禪玄莫不
皆然而袁中郎不善飲好譚飲著有觴政一篇
嘗見某公文集門門皆有議論皆有著作要之
可傳者別自有在決不以兼通並曉推而冠之
九流百家之上也

世道 兼治術

智愚賢不肖，天之所稟，古今一也。古之愚者必讓智，智有等差，智復讓智，而天下之大智出矣。不肖者必讓賢，賢有等差，賢復讓賢，而天下之大賢出矣。所以三德六德九德，若權衡之不爽，而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智愚賢不肖各安其分，各止其所，而天下治也。今之愚化而為詐矣，今之不肖變而為奸矣。逞其奸詐，自冒賢智，而真賢智者則妬之，擠之，俾不得行其志矣。賢智既誣，而愚不肖攘辭於世，天下何繇治乎。

民猶水也。分之弱，合之強。水之分也，可以沃焦；
釜可以澣，厠踰及其合也。千尺之隄，弗能禦萬
人之怒，弗能回令。國家多事，國用不敷，既已
加派於民，而官日貪，衙蠹日恣，民固敢怒而不
敢言也。使積怒之極，合而洩之，其害尚忍言哉！
在杭云：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才
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數歷諸
艱，無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
而後擇也。隨才設官，終於其職，無序遷例轉也。
夫人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間，治定而

功成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
降，既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黃，又難當
夫吠形吠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
累朝，而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人之術兩
失之也。是矣。照亦末流之弊也。國家取士，首試
經書，欲其明禮義；次以論試其識見，以表試其
學問；以判試其官才；又次以策試其經濟。士果
脩此，豈乏用世之具？乃上以實求而下以虛應，
既而上亦求之以虛，而下又安能反之於實？是
幼所學與壯所行全不相蒙，原無用世之具。安

所用其官人之術而天下迄無善治矣

又云今之仕者寧得罪於朝廷無得罪於官長
寧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朝廷者竟
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唯官
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此語切中時弊總
之公論滿而世風薄也然有特立之士百鍊之
剛周身無闕官長巨室其奈我何

又云進賢退不肖均也論其等分則進賢宜多
於退不肖如人養生進梁肉之時多而下藥石
之時少也今之薦賢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

即不然亦以為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於攻擊醜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纍纍滿紙初若令人怒髮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為常矣不但言人者嘖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尋常得恣口汗鱗之其究也使人顧不知耻而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人不復以指摘為羞則言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大貪巨駟潛入其中不復能辨矣為國家慮者不得不為之三歎也

又云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極中時病。

又云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從來仕宦法網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

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旰竭蹶唯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職此之故也。余謂亦視其人自立否耳。果能潔已愛民所欲行者十猶可得五六。上有賢監司與之同志十可得七八。若不留意政事則胥曹操其權矣。此不得盡委之法罔也。

又云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胥曹勦罷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於恭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

私許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
人後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
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
以令庶民也、此言切中上司之弊、賢者不然、但
賢者少、余嘗為縣官七載、各縣同官相會、動以
上司檄取預徵紙贖為苦、獨余以不見及為幸、
及余罷官有譚其故云、預徵紙贖必不取之廉
官、然則屬官之廉、貪上官何嘗不洞知、然不取
贖者未必以廉喜而取紙贖者必不以貪敗、是
以公論清而民受其弊也、若上官賢則州縣之

貪者必少矣。

又云為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踈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醞醞悶悶見為無奇而邪駟蜚語據以為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鄉以踈逖見棄四也。上官所喜多見忌於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於蠹役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稠至苞苴不入則萋菲倚耒六也。官成易怠百里半於九十課最易盈銜縻伏於康莊七也。別奸釐弊難調駟儻之口杜門絕

謁不厭巨室之心也。余謂八難誠令之所苦。他官未必至是。然能以清正自持。則難去其半矣。再能以義命自安。則難不足慮矣。若能以實心行實政。則膏澤下於民。唯令為便也。不可不勉也。

宋丘濬字道源。仁宗時人。喜作詩。譏嘲時事。嘲執政云。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全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又有詩云。三聖艱難平九有。纔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民窮士卒驕。宋至仁宗最為盛世。而

貨賄公行陵夷有象蓋盛之極即衰之始此泰之所以訓馮河而豐之所以戒日中也

張士榮苑洛外孫年十七從至京嘗論致太平之道曰今之舉子業與前代不同經書傳註皆祖宗之制律例者國之成憲今為文不詳傳註治獄不依律例祖宗制度違越如此况望其學古議事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在郡縣而它日為吏皆庠序之士也士禁少年有此遠識為士而背違傳註必為令而弁髦功令至今日而決裂甚矣天下所以日趨於

亂也。然違駁傳註，作備於陽明律，以夫子之從
周，余不能無遺憾云。

人有恒言：官清民樂，余謂不貪取清之細者，蓋
政有條理，無混雜之謂清。而最易溷我，莫如胥
史。喪卒此輩，所以能溷我。起於行政，無條理如
賞罰無章，則或為惠於法內，作威於法外，遲速
無節，則有下急而故緩之，下緩而故急之，出納
無準，則有取之而下苦，焚林予之而下無果腹。
於是利歸狐鼠而害及閭閻，雖一介不取而民
未必樂也。

孔融棄市七歲女九歲男俱被收女謂兄曰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延頸就戮神色不變余謂東漢尚名節風教所漸及於幼女士之臨難固不可貽羞於此女而制治者重名教培氣節誠首務也

王勉天云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齋器虎子武帝以孔安國儒者特聽掌御座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執虎子余謂漢時左右奔走皆用士人此猶三代之遺所謂侍御僕從固非正人君臣間情意

相通不異朋友而賢者居之陳善納諫時有補益後世易以中常侍而宦官宮妾供其職以致君臣間禮節繁多形迹拘闕情好隔絕在上名為重士不敢褻用之而在下名為自重而不得親其主泰交不可期於世矣

人心之不死者是與非也是非明則天下治不明則亂然天下雖亂是非不明於上而猶明於下故夫子論毀譽而取徵於斯民又云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庶人之議公議也天下無道而公議不泯也余觀今日有大謬不然者為官不貪

官罷而貧不謂清廉而笑其拙也為官而執法不徇執禮不媚不謂端方而訾其傲也有才而試不售有理而訟不勝不議有司不公不明而曰莫為先容也蓋以潤囊橐行苞苴聽囑託為任官當然事而清貞自守為世界必不可容之物人心世道至此吾不知其所終矣天下之治亂而謂之有道無道政自可思道無日不流行和天下而有之無之在人天下治人皆知有道賢者遵行之即不肖者亦慕之畏之而弗敢悖天下亂人遂不知有道不肖者固明

叛之即賢者亦潛備之諱言之而不敢露天下
有道而君子以道應之如持燈向燭其光一也
故道可行而見無道而君子以道投之如紉蘭
而入鮑肆其氣殊也故道不行而隱至餐揮斯
道者老儒之功居多李禿翁動姍道學其害世
不小吾故痛恨之謂膏與少正卯同誅也
儒者之論常拘方而少通施之或不適於用然
存之足以扶世教而過民邪近以迂腐厭之而
李卓吾以道學先生為姍笑之具無識者又從
旁和之余謂儒皆談道而所談之道皆高曾之

規矩也。士之用萬變而不得離道。匠之巧百出而不得離規矩。令人姍笑道。學猶匠棄規矩。馳一世而為無道之天下。宜其機變紛起而日趨於亂也。少陵行次昭陵詩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杜以半老儒狀太平景象。吾有味乎其言。

在祝云。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皇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雖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雖治而不振。虛言之害也。其言近似。然事功離學術。則學

術離事功矣。而分屬秦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使程朱二大儒得行其志。豈無補於世。而以虛言訾之。則流俗之見也。果爾。則孟子談王道於齊梁。獨非虛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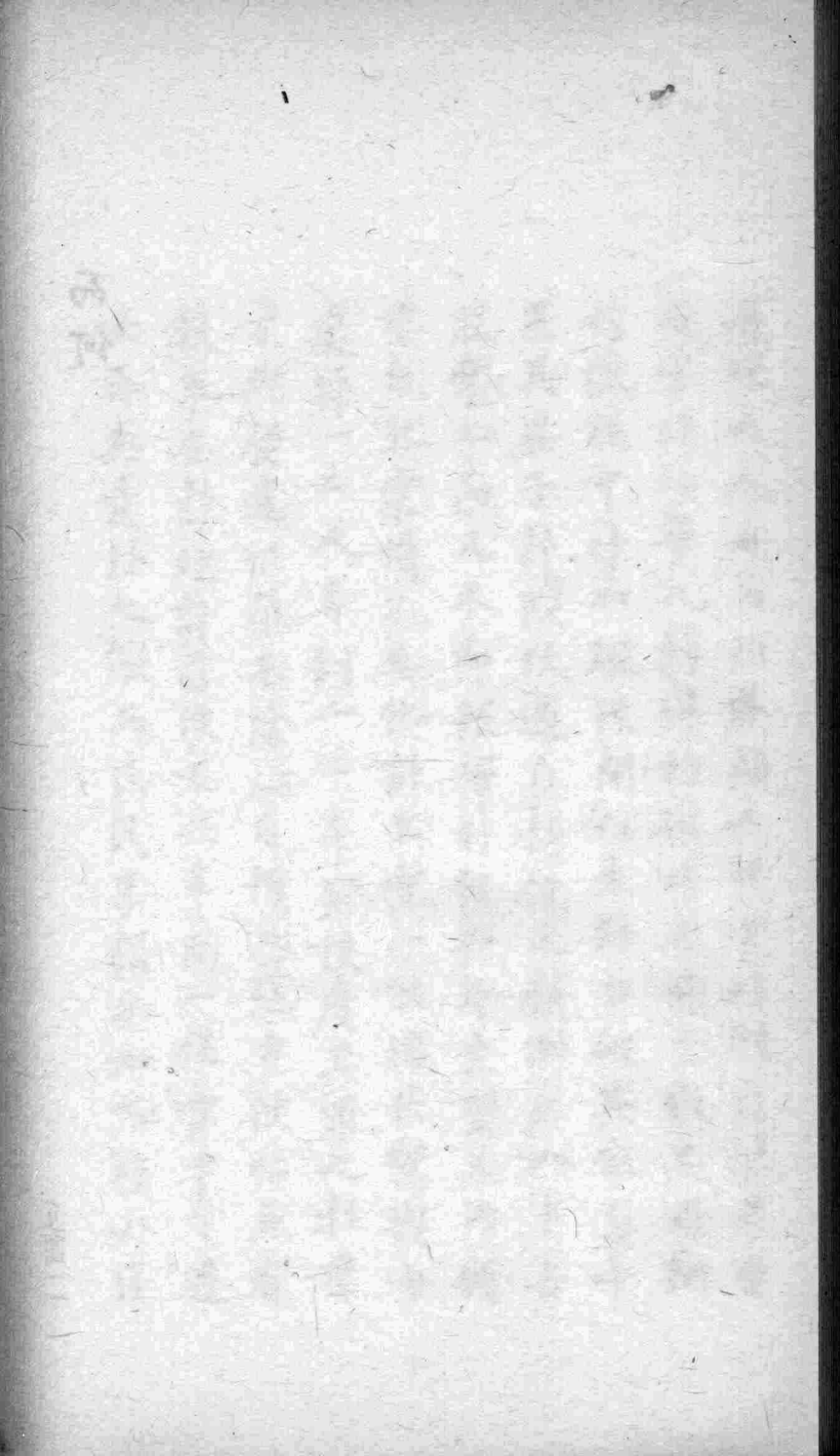
又云。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為上策。何者。主非神聖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於用。不如救偏補弊。隨事幹盡。為有實效也。如張良嘗楚漢之際。孔明輔偏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馬光慶變革之日。其所經畫設施。亦不過視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亂為治。功成事舉。

使四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與禮樂哉？而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余謂此誠識時務之論。夫子大管仲之功，正以其能救時也。

小品述陸叻齋語云：大道為公，四字今不可見，亦不可行矣。唯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揆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釀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興訛造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為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

異說之人因而附麗顯為民害時釀亂端若有
司官於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
於獄從中時加縱操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
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于吾
股掌上而又未即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顧
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
處將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
方與發遣根雖未除焰自頓息地方便怡然有
數年安靜總計前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過
去再無意外之儼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

而何



涉世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光武涉世之善言。忠臣不
私。履正奉公。任延。砥世之正論。先正合而言之
曰。盡心職業。所以求知也。兩者可並行不悖矣。
雖然。必兩賢相遇。斯臭味相投。而不可必也。姑
舍是而談事上官。如歲時餽遺。禮不容廢。自當
隨俗。而上官之收。任多任寡。不致麾卻。此用下
敬上交際之常。餽者匪以求媾。而受者不以見
德。至於求知有職業。在不相礙也。亦易事也。有
一等人屬官。有餽不收之於堂。而收之於室。卻

之昭。而八之冥。外標廉名而中藏貪實。使
巧媚者私鑿穴隙而端方者羞效。穿窬於是。敗
鼓之皮。收作籠中之藥。名琴之材。殘為竈下之
薪。事之實難。非關不善。而異保身全名無繇矣。
馬之於圉。亦懷之。亦畏之。所以懷之者。秣也。所
以畏之者。策也。長民者。名之以牧。道可知矣。牧
之也。而圉之。不如宜斯民也。而馬之。不如也。
上山則憊。下山則快。以下山之快。償上山之憊。
不如平地之安也。曝日則熱。浴水則涼。以浴水
之涼。解曝日之熱。不如就陰之爽也。

官。怠。於。官。成。是。從。做。官。起。見。者。也。若。從。做。人。起。見。雖。老。猶。儆。况。官。成。乎。做。官。乃。做。人。中。一。事。官。事。有。終。人。事。未。終。焉。得。息。人。知。閹。然。媚。世。之。為。鄉。愿。不。知。矯。情。絕。俗。之。為。鄉。愿。蓋。人。情。好。奇。好。詭。而。迎。合。之。以。取。名。猶。然。媚。世。之。心。也。

天下有道。小德後大德。小賢後大賢。天下無道。小後大。弱後強。二者皆天也。此不但古今之變。即以近事徵之亦然。國家以文取士。百年以前。出場後觀其文。其中某不中。某前某後。大都

不矣。近來士無一定之文。試士者無一定之日。

此與賢人在野。或中才而僥倖。或高才而棄遺。於是賢雋既窮。任人在朝。同意。闡尊顯。不得不頹躬而受其役。不可謂非天

也。蓋天亦有治命。有亂命。雖亂命亦不能違。故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官有清而藏拙。亦有能而蓋貪。故吏必兼有廉能。而後循也。

寡欲去矯之益

居身最受用。是寡欲。寡則雖無人世之樂。却無人世之憂。無憂而吾身始逍遙矣。處世最便宜。是去驕。去則縱不受人之憐。終不招人

有得不如無
先

惡無惡而游世無齟齬矣。

有得必有失無失即得矣。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也。猶有香必有臭無臭即香矣。佛書所謂清淨自然香也。

薛文清先生為大理時王振以同鄉而不往見。憾之因辯釋一婦人冤臺臣希振肯劾其受賕鬻獄而廷鞫置之死法文清何等人品時人稱薛夫子而黜黜至此天下何嘗有是非而小人何嘗畏公論哉。余牧涪受誣冤憤莫控閱文清事不覺洒然。

皇帝王三者
之道同然也
若霸道則異
焉。若降而至
於盜矣。

皇降而帝。降而王。皇帝王一道也。世運不同耳。王降而霸。道始異矣。今去霸千餘年而乾坤其以霸終耶。余謂霸降而盜矣。戰國至秦皆盜也。漢唐宋之季。誤國者皆盜也。余在閩時。各縣僚友相會有為說曰。今之仕者。天理兩字。愈須別置一邊。余甚駭之。天理既滅。非盜而何。然非虛言也。今講公事而行私。嚙操王法而徇私請吏部之掣籤。試官之彌封。法存而實亡。有司繩民以法。而身不受繩於法。始循諱之。今以為固然。則盜已充斥於世矣。去亂之日不久矣。霸假

仁義仁義猶在也。且以為功之首也。而又以為

罪之魁。謂仁義一假而盜萌於此也。

愛身之不可過甚。如草木。草木不當酷日中。葉都燻卷。旦起而蔥蒨如故。無

礙於花實。其有庇在宇下。墻邊不見天日者。非

不鮮嫩。而見日即萎。華實俱廢。因知愛身者不

可太護惜。護惜過則疾疢易侵。多致夭折。養身

者不可嬌逸。嬌逸久則筋骨脆軟。不任驅馳。養

嬰兒亦然。

官清則五分才。有十分用。且有十分恩惠及民。

官不清則十分才。止得五分用。然有十分之害。

及民矣。

古人云英雄回首即神仙。又云退一步行安樂。法二語相似而用之者不同。英雄必好進不進不成英雄。功成身退即神仙矣。退一步行為中人言之。缺陷世界必無圓滿之理。人求滿足故終身在苦海中。隨其所至自退一步。留此餘地終身受用不盡。何等安樂耶。

余老而家居。每着舊履不甚敝。不棄也。或笑余慳者。儉之別名也。慳何足笑。然意不在此。桑維翰言為宰相如着新鞵。機外觀甚好。自家甚

不快活。余着舊履亦取快活之一端也。履前半截屬新，後半截屬舊。今用觀美之一截而捐快活之一截，非失算乎？凡事有務觀美者，皆不異新鞋襪。昔梵志翻着襪偈云：寧可刺人眼，不可隱我脚。此言可以喻大。

余不登甲，初以為欠事，今罷官歸田而深以為幸也。余本農家，讀書遊庠為窮儒，乙科入仕，又為窮官。歸而還我窮儒，不知官之窮也；儒而不廢農業，不知儒之窮也。高之得附縉紳之後，而卑之不失農桑之利，如措趾於地，有力可行力。

倦可坐。又如用兵。可以進戰。可以退守。以此貽
之子孫。遠勝滿贏之金也。登甲科者。其安富尊
榮。固百倍於我。此如駕鸞車行空中。子孫能長
颺而不墜乎。今固百戰百勝。至子孫而不勝。何
能守而不敗乎。余獨悟得此中之趣。而世人有
同此解者否。

有勢力之家。凡無勢力人所不能為。不敢為者。
一槩不為。是即所以為子孫長久之計者也。
立志高遠。而範其躬於規矩法度之中。處世謙
和。而砥其操於青雲白雪之上。此名教中樂地。

聖欲平天下就下非水性而欲平則水之性也水之欲平甚其性似自然也急故終日滴而不止聖人欲天下之平也亦然故終身汲而不止

行權道。

程子曰權只是經也此獨得之見然古人持經權並舉則及經合道之說未可盡非而旁行不流則權之正解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則反經之的證也三代而下可與權者如子房不踐鴻溝之約孔明勸先主取荊州不諫止取劉璋梁公立女主之朝與二張飲博而皆用以成功宋

儒非之則宋之讎不共戴而累舉累蹶不可盡
委之於數也差強人意者程明道謂新法之害
吾黨有過堯夫見投劾於新法則曰賢者所當
盡力之時其識高人一等臨事必當有濟此庶
幾能權而人莫能用也

其今之人耶吾不屑傲其古之人耶吾不敢傲
吾以是恂々然循墻而走也門而不出也具眼
者謂之無傲可謂之最傲亦可
臨民貴寬而御左右寧過嚴以此之嚴成彼之
寬行政尚簡而稽課程勿厭煩以前之煩成後

之簡

古之仕者主於行其志。故隱者招之而洗耳投淵為疇人矣。至後世而始稱為高節也。今之仕者主於行其私。故廉者旌之而懸魚留犢為盛事矣。若古人必譏其矯情也。

凡事有盛必有衰。盛處便是衰處。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未開時。吾有味乎其言。

天地間有真必有假。無假則真不足貴矣。真者少。假者多。眩假而失真。非也。惡假而擴真。尤非也。世人不出此兩途者鮮矣。

京師嘲臺省官曰抹桌布謂以垢攻垢也。嘲吏部官曰醢鴨彈謂關防嚴密而暗入滋味也。翰林官曰鷺鷥謂品似清高見魚即攫也。所嘲不同總是愛錢而已。文官愛錢則武官必將惜死天下何繇治哉。

山民有鬻畚者剖竹而箝畚口入市先售他鬻畚者羣詬而罰之遂不復箝夫箝之於畚所增毫末而畚不速壞然而衆不許也故衆濁難清衆淫難負未見速售之利而詬者至矣噫無忿疾於頑勿看得容易平日從性情上用力

者始能之

步隲避亂江東與衛旌俱種瓜自給會稽征
羗郡之豪族隲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共脩
刺奉瓜以獻征羗方卧駐移時旌欲委去隲曰
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舍去欲以為高祗結怨耳
良久征羗開牖見之身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隲
旌牖外旌愈耻之隲辭色自若征羗作食身享
大案殺膳重尚以小盤飯與隲旌菜茹而已旌
不能食隲致飽乃辭出旌怒曰何能忍此隲曰
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

貧賤以貧賤
遇之固其宜
也

耻據其事與張耳勸陳餘受筭韓信俛出滕下同而味其言即君子素其位而無入不得者不但有量總緣有識隲仕孫吳薦達屈滯救解患難多所濟益後為丞相被服居處如諸生時然當窮約而器固已遠矣未必不於貧賤中得力也

涉世之道如登山。

太乙谷中石上有司馬溫公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此豈為登山言之蓋涉世之津梁也文徵仲作詩畫有三戒一不為閹宦作二不為

諸侯王作。三不為外夷作。故當時處劉瑾宸濠之際而超然遠引。二氏籍來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可法也。

俗吏俗人俗之所鄙也。余謂俗不可厭。俗亦不可吏而厭。俗地方必有受其害者。人而厭俗。子孫必有受其誤者。蓋所貴於脫俗者。在心不在事。若打掃此心清淨而淡於世利味。則其人必廉。淡於貨利。則其人必儉。能廉能儉。雖日在塵混中而去俗遠矣。舍此而談清言課清事。而自謂脫俗。是指結綈轉為蘓合丸也。

富貴不如貧
賤

貧賤思富貴情也富貴亦有思貧賤時當夫變
故相仍厭煩苦瘁思與漁樵為侶亦情也故食
藿者思肉食肉者亦思藿然藿食寡憂肉食多
憂藿食可以樂已之樂肉食者不免憂人之憂
藿食而安於貧賤可為漸達之鴻肉食而淫於
富貴恐作高墉之隼故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其言有味也

昌黎與陸負外書云其事則小人之事而君子
盡心之道也時負外與司貢士者相知故轉薦
士至十人之多而以為小人之事知當時私囑

者不少。公不避小人之跡而借以盡其好賢之心。此其大過人者。然亦恃有負外之相知也。

天下之亂極矣。然吾心不可使亂。聖人於剥床之支。所以致戒於茂貞也。孟子邪世不能亂。亦謂其心耳。即成仁取義亦作如是觀。

歐陽公重廬陵人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唯有不仕而已。既為官。又避禍。有是理乎。然逆瑾柄國。百官蒲伏其門。而公不一往。瑾亦不加害。余謂此非倖免謹約。乃護身之符。

任小邑之孟

徐文貞督學於浙有二生遜貢譁於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於堂下公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諸生未嘗閱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裡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炤教條行事而已由是爭者讓者皆息

謝在杭云任小邑馭疲民居官者每鬱不樂此正不必爾小邑易於見才疲民易於見德且不見可欲則心不亂可謂名言以此存心必為循吏

又云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

至守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者不得
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於讀書交友當戶涉世
無不皆然不唯涵養德性亦是占後來之造就
况於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舉目
皆是若以忿惰躁競之心處之唯有投河赴海
而已亦名言也

朱平涵云擇禍莫若輕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
行者余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為禍根
可不兢審所擇乎

又云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嫌怕人添

杯。自己喫素。惱人用葷。自己謝事。惡人居間。自己清廉。罵人貪濁。只是胃中欠大。

又云。古人只說三不惑。不及氣字。何居。要見此字。難去。去了。又做不得英雄。直養之。則為浩然之氣。

又云。以石漱水。更清。以雪壓山。愈淨。以火煉金。益精。尋常體貼於漱處。壓處。煉處。不要胡亂討箇鎮心丸藥。如達子。倭子。殺來。力與之抗。中國人定。狠於夷狄。方寸靈明。定勝於外感也。

又云郭原平會稽人。以孝義著稱。常於縣南助
人引船。遇有鬪者。為吏所錄。眾逃散。唯原平獨
住。吏執以送縣。令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
解衣受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救得免。由來
不謂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余之缺敬於官
長久矣。遇事安能免罰。故凜。自防不得自越。
夫朱公起家翰苑。官高望重。絕跡公府。上官自
當加敬。似非由衷之語。茲述而錄之。蓋以自警
也。絕足公門。分義應爾。安保上官不以我為慢
哉。

陳元凱云東方朔戲萬乘若僚友嚴光加足
帝腹李白醉見天子詩立成昏氣蓋一世唯無
欲無求耳如有求焉不能行於一尉况萬乘乎
又云既以解弢墮裘為天之道民安能復從人
間冠蓋寒暄禮數簡牘聞問俱從謝斷問或患
其好我枉用相存答其勤倦誠亦不能盡廢我
必不先勒之山庭永服斯戒
又云道莫善乎因事莫利乎因我之所值因而
利之雖弗美竟之無弗美矣山農比常自觀覺
於此有味略舉數端五十為郎未合便休而疾

病見嬰、因之以自免、雖涓埃無效、心事未了、天
實刑之、其將若之何、吾因得以離乎榮辱、是非
之場、行而于三、寢而安三、古人好稱隱遁、逸民
吾竊其似、此一也、病在足、其行蹒跚、吾因以不
出門、烏皮小几、坐而繙書、或時就枕、不知早晏、
游從還往、一切謝罷、而因以省輿馬之煩、息聲
折之勞、蠲徵逐之費、此二也、又病消渴、酒入將
自焚、吾因是以不宴客、亦遂不釀、歲省秫數十
斛、麩蘖稱是、又省雞豚脯醢、旨蓄、所以為酒佐
者、經年不飲、歲益清神、益恬、此三也、家本儒也、

罷歸既絕祿又無它生殖塞自其分吾因以為
儉禮可以裁省裁省之享祀用二簋米鹽薪蔬
皆有程子孫疏食病夫間日一肉而已在事舊
知間致酒資以是稍不甚之而因以少借貸絕
請託求乞之事聊以過日終不為子孫異時計
心以益間此四也頗好吟咏又愛弄翰墨而病
忌思忌勞此事因廢穎焚硯塵側釐蠹睡起飯
罷隱几嗒然而已病亦時作時休不甚至劇此
五也世希炎二赴隆三聞罷免病貧以為不祥
掩耳走耳山農數年於此彌自欣然故以為因

之道善也。愚謂元凱之於因，猶淺言之。所謂退
一步行安樂法也。若深言之，安土敦仁之道，行
所無事之智，豈相遠哉。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其國不亡。富不忘貧，貴不
忘賤，其家不敗。

知其不可而為之，正欲以人事挽回氣化，是聖
人本分內事。孔明六出祁山，亦知其不可而為
之者，蓋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心。力已竭而事不
成功，不立。然後可謂之命也。知幾之明，保身之
哲，又當別論，勿得參入。

人既以身任事。便當置身於利害禍福之外。始能明目張膽。直前而不可奪。若胸中微有沾帶。不免首鼠。易於摧折。總是認義命二字不真。行已在清濁之間。善用之則為柳下惠。不善用則為鄉原。謂聖賢不計利害。非也。必聖賢而後能計利害。就孔孟論之。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無以小害大。賤害貴。此善計一身之利害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後義先利。不奪不厭。仁不遺親。義不後君。此善計國家之利害。

也。但衆人於利害見其末。而聖賢見其本耳。或歎世態炎涼。予謂炎涼。繇吾心生。心無炎涼。則抱關擊柝。與王侯將相奚擇。

老子云。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閱世深。而作此涉世語也。象。帝之先。即吾儒之太極也。太極分陰陽。便有消長。分五行。便有生尅。有消長。生尅。便有順逆。有是非。有好惡。不勝擾矣。太極渾。消長。生尅。無之。何是非。好惡。得。齊其靈府乎。今之涉世者。見己之是。見人之非。是陰陽人也。五行人也。非。

太極人也。吾人常思在太極中立脚，則允悔寡矣。先儒以孔子為太極，而春秋之作可謂無是非。耶曰：是為維世設也。子言無爭，顏稱不較，皆以太極自居也。夫子身為太極，而運其四時之佐，五行之吏，以生成天下後世，得志則行之賞，罰否則行之革削。此太極之功用也。春秋作而三代之直道得所維也。夫子有體有用，老子孺弱謙退一於收斂，有體無用，此其異也。

異端

堯以執中明統而巢許以洗耳棄瓢為高可見
有中道輒有異端而堯舜致揭於允執致惕於
危微正為此輩設防也自巢由為倡而荷蕢沮
溺皆其流派於是濫觴於藏史之清淨橫流於
竺乾之空寂而遂與吾道相終始矣堯已逆知
其至此矣

學佛者原從直截一路入後來其徒龐雜穿鑿
傳會開張市肆真贋雜陳以誇其無所不有遂
為異學之淵藪兼為偽儒之窟穴其徒以為佛

教之盛而吾以為佛教之衰

莊周聖人之徒也。見世儒雖誦法孔子而拘攣
淺陋不足當其一喙。後讀老子道德之說而有
悟知道德之旨。即聖人上一截。聖人不會明言
故寓言問禮老聃以發明之。所發明乃聖人默
以引人而不欲明以告人者也。莊亦知道德不
得不散為仁義禮樂。而為仁義禮樂不可失道
德之意。故雖極尊老聃止為闡明聖學而發觀
其論方術自有所悅而不隸於關老可見彼知
道德之上更自有源流頭在。逆漏之雖老子亦

非至極而究言之。唯孔子乃為兼本末合上下。而會其全。莊蓋推之。以為宗。觀其語意。自見。乃學孔子者。皆逐末而遺其本。守下而失上矣。莊周意在矯世。故直溯諸混沌之初。而混沌則無形無名。固非託宿之所。而莊周亦非託宿於此也。自蒙莊打破玄秘。聖人上達之妙。不免漏洩。而竺乾氏引其餘緒。而精之。以自闢一門。闢觀者。遂謂其徒過於夫子。若然。則老莊固已過夫子矣。何必雲門。為仰輩也。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莊已自具供狀矣。宋人言學佛。然後知儒。余

謂讀莊便可知佛

聖門亦有異。異。聖人之爐錘大。故並歸於陶鑄。而不能為異。異。端亦有自。得。儒者之邊幅狹。故不能收之於驪黃牝牡之外。而益增其敵。雖然。父生子。各一心。子又生孫。各一意。此自然之勢。故儒者之門甚多。岐說二氏之徒。各有分壘。聖人復起。安能合道術而一之耶。

聖賢之道
各有不同

聖人主於覺世。故茹納寬。賢者主於衛道。故界限嚴。聖人如開創之主。威靈翕暢。四夷原自向風。故唯恐其不來。賢者如守成之主。政刑僅存。

而遠人漸已心携。故唯恐其內訌。夫子於接輿
荷蕢沮溺丈人汲二引之。而孟子不但楊墨。即
告子陳仲闢之不遺餘力。有以也。
釋氏之徒曰。權教此遁。辭之巧妙者。凡理有不
通處。輒以二字槩之。聖門亦有權教。故曰循循
善誘。然又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則權不離立。
決非自相矛盾也。釋氏書矛盾者多矣。
治世而出世。帝王也。涉世而出世。夫子也。遺世
而出世。佛氏也。作用異。而世出同。然佛氏之出
世易。而帝王賢聖之出世難。帝王賢聖之出世

隱而佛氏之出世顯。今以出世而賢佛氏於仲尼者。皮相也。以經世出世分儒佛。膚論也。經世而不出世。則作用不神。出世而不經世。則體用不完。或曰。佛能經世乎。曰。佛能經世。則與帝王夫子並矣。佛原不主於經世。而亦思濟世。以輪迴地獄之說。誘愚蒙。善者百一。以明心見性之說。引賢智。解者萬一。此佛之所濟也。然而濟人不如誤人之多也。則用佛者。誤也。

古來闢佛老者。唯韓文公原道為堂。正之。師其送靈師詩有云。齊民逸賦役。高士著幽禪。

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韓之所憂。世以此而
所用。以闢佛老。亦以此。至以心性之說。溷入吾
儒性命之學。其病最為難治。亦難以口舌爭。非
卓然有以自信。不能不為所惑。明道橫渠二先
生之論。朱子採入近思錄者。破膏肓之病。已得
七八。學者所宜細加理會也。

磨不磷。涅不緇。聖人也。惡磷而遠磨。惡緇而遠
涅。釋氏也。蓋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故。其自名曰牟尼。曰比丘。又曰比丘尼。夫子曰
素王。釋曰空王。寓微意焉。今學佛者。妄自矜詡。

謂出聖人之上。非佛祖意也。誕也。正佛祖所必
訶也。或謂牟尼生孔子之前。安得先有是名。余
謂佛書安足憑。孔子中國大聖。弟子如雲。而生
辰壽年。至今未的。中國世有史官。而猶云文勝
質。書不可盡信。况夷狄隔在數萬里外。又踰數
千年。其書始入中國。而猶可信乎。恒星不見。春
秋紀異。而佛乃傳會以為生辰。及考其年月。俱
不合。路史辨之甚詳。總不出傳奕所云。漢譯胡
書。恣其假託。一言蔽之矣。安知牟尼非假託之
名也。

然則佛不必闢乎曰今之當闢有二而佛不與
焉。為佛之徒固應避世遠引高舉保真而遨遊
公卿於名殖利纏溺情欲不能割遣而徒以出
世之說簧鼓愚俗脚跟不定者靡然從之世風
瀾倒聖道榛蕪此吾道戶外之戈當與寇盜夷
蠻並驅者也。為聖人之徒其倫子臣弟友其性
仁義禮智其事家國天下即此是道脩此之謂
脩道而捐自有之家寶希教外之別傳身在世
網心馳空寂異學方熾又抱薪焉此吾道室中
之戈當與亂臣賊子同誅者也。闢此二者則儒

佛不相恩。不但。不為。吾道。害。而且。為。吾。助。矣。
楊墨學仁義而差者。孟子直窮其流弊而曰。無
父。無君。使人早知其無父。無君。雖三尺童子。不
為所惑矣。佛氏明以無父。無君。為教。而學士大
夫。甘心從之。身不離君父之前。而稟業於無父。
無君之教。如人其身。牛其首。如之何其可也。
世俗最有可笑者。佛幻妄其身。而從之。祈壽佛。
不娶。出家。而從之。乞子。佛割人倫遺事物。以求
空。猶面壁九年。而凡夫戀妻子。纏世網。欲安坐
穩卧。而成佛。如有靈。必付之一笑。

仲尼樹五穀以養人者也。佛老為藥餌以救人者也。五穀不可一日闕而藥餌亦時有所濟者。乘其病也。病有不同而用藥亦異。有用參苓者。有用枳朮者。甚有用烏附者。取其能愈病而已。佛教雖非梁肉。豈遂比於烏附哉。顏魯公趙閱道。富鄭公劉元城。華人品卓絕而皆奔走於竺乾之門。皆自治其病而有所用之也。蓋儒而用佛。非用於佛者也。釋史載閱道不能斷慾。至懸尊人之像於床。烏知其佞佛者。不借以為窒慾之方哉。然謠人則已甚矣。

明道先生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答云千七百
人明道曰。敢道以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
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臨死須尋一尺布
裹頭。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然不可謂彼教中
便無達者。韓文公論佛骨貶潮州。浮屠歡抃簡
師不憚。蛇山鱗水萬里之遙。徒步往訪之。彼必
真見韓公所論之是耳。又黃氏曰。抄記一明州
僧常曰。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歲之與僧。乃
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遣其徒
出勾踐。曰。吾不忍取民蠹也。又道家劉玉真語。

錄或問周程張朱諸儒先力排虛寂之教何也
先生曰彼皆天人也皆自仙佛中來以公心為
道故於儒中救世偏弊耳大槩三家之學皆闕
不得但二氏之教過盛則於綱常之道未免有
傷如乘舟偏重則移身以正之始可行道亦猶
是也又曰諸儒語言文字中止塞遏抑之詞隱
然世道之福二氏之福時人不覺耳此三人可
謂彼教中達者矣
脫離僧家美名也俗以相詬而僧亦甚諱之可
笑生人之初尚蒙渾樸禽獸何殊聖人出而教

以人倫謂之五常。者天下萬世不易之道也。宇宙之所由清寧以是然而人之終身黏帶纏縛亦以是為兒孫作馬牛則黏帶於父子矣。仕則慕君黏帶於君臣矣。有妻慕妻子黏帶於妻子矣。原隰之求讐不反兵切。德。則黏帶於兄弟朋友矣。五者之中妻子尤甚而溺於功名富貴則君臣最深故佛氏之教既厭其平常又苦其纏縛欲起而脫離之者在出家不婚不娶以斷情慾而削髮披緇以示不臣既已出家亦無父子亦無兄弟而其所謂朋友不過二三烏

合以為法侶亦非情愛之不可解者總之軒盡
情緣絕無黏帶謂之脫離而始得超然於輪迴
之外矣然生龜脫筒終是難忍而返之心性終
覺不安謂之明心見性可乎聖人不絕人倫而
亦無黏帶所以謂之中庸而不可能也
五行不過相生相尅而星命家以我生為食神
地理家以我生為洩氣吾想佛家言無生亦此
意也生則彼食我而我氣洩我生子子復生孫
生者日來而去者日滅不生則不滅二氏之不
婚娶不但割情愛亦恐其洩我之氣也故二氏

有死於此而生於彼。投胎奪舍謂之了生死。謂之脫輪迴。猶木截其標。復棒於根。自有此理。然謂之自私自利。則誠確論矣。儒釋謂之同。不可然。學者且不必辨其異。第能自信吾之。所是。則其異者不辨而自明矣。乃其同亦有之。儒釋皆言脩。猶病而治之也。先聖都是因病立方。按病用藥。期於愈病而止。聖人只用王道藥。釋氏多用霸道藥。非故異其方。亦緣症有輕重。症萬變。藥亦萬變。聖賢代興。方已備矣。在人識已之病。擇而取之耳。藥期於對症。

用。儒有益。用佛亦無損也。繇此悟入。儒釋之同。處可知。至其立教之孺。不必強而一之。亦不必合而繩之也。後來講學者。工於說方。而拙於下藥。豈但不能愈人之病而已之病。未知果能去否。夫子憂學之不講。正恐方不對症。而急欲與人商量。令人不按病而說方。此講學之益。所以少也。

二氏以坐化為奇。按後山叢談云。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而柘臯又有立化雀。盛夏極暑。經月不壞。此又何備。

而得此天地大笑何所不有不有而有是之謂
恠聖人不語而二氏之徒借以惑人
二氏之學總是賢知之過造其極似有過於聖
賢者聖賢非不能為而能不為此君子之中庸
而不可能者也

釋家語云憑君繡出死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
非秘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聖人亦有是言
恐其反誤人耳得其人未有不傳者也

謝上蔡見伊川問其所得謝對以天下何思何
慮伊川曰是有此理賢却發得早在又用工二

十年不敢說何思何慮嘗云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鍊人說了却道恰好着工夫也愚謂於此可得儒釋之辨當下即是擬議即乖此何思何慮之說也儒者或以徑捷而從之不知聖學原無徑理亦何嘗廢思

釋氏謂無缺陷不成世界故自處於世間最缺陷處則天損人損皆不能侵矣所謂湯鑊中避暑也此其出家本指此謂極樂世界
龐蘊全家學佛所云男不婚女不嫁一家團圓

頭共說無生話。人皆艷稱之可笑也。蘊將化。女
靈炤給其父視日。而先自化。致父遲化七日。殊
可恠也。遲化數日。何妨作佛。而忍不視其父之
死耶。蘊之化也。男方斲舍母。往告之。男亦立化。
誰收其死。父而養其生母也。其事有無不可知。
然存其說於世。是率天下之人。而無父無母者。
也。非邪說而何。

吾儒說陽。二氏說陰。吾儒脩陽。二氏脩陰。吾儒
之業成於陽。二氏之業成於陰。吾儒人道也。二
氏鬼道也。

二氏最易動人在臨死或死後有異或現形出神或轉生而憶前生事不足為異收攝精氣保固元神不能遽散亦理之所有在彼家亦勤脩之證然非造化正理造者自無出有化者自有還無乾坤能事盡於此矣蓋陰陽會合自成消息若孤陰寡陽至死不化其現形作怪者造化之滯氣乾坤之隱癆也然天地大爐無物不鑠堅脆久暫同歸於盡耳即死後且不淨不空而終身談空說淨其誰信之其云成仙作佛亦謂其還空淨與造物一體故足貴也不然與強死

而為厲何殊。故朱子謂學仙者逆理偷生。而程子謂佛氏自私自利。誠確論也。

巢許沮溺輩。潔身保真。不受羈束。即二氏出家者之濫觴也。天地間自有此一種人。亦自有此一種道理。所謂賢知之過。二氏之祖。起而托足焉。另闢堂奧。自為清高一族。超然塵俗之外。所云入水不濡。入火不燬。不墮輪迴。不起生滅。繇此得之。即此是仙。即此是物。佛仙佛者。不累塵空。逍遙自在之名。非必解脫軀骸。而後能證果也。然此等人。原不易得。學之亦不易到。所云千

里比肩、百世接踵、立教者不圖以之易世、亦不
期於徒裔之繁也。故二氏尊師隆於父母、蓋必
針水相契、然後授之。師之覓其徒、甚於徒之求
其師。豈偶然哉。今之師徒、盡屬烏合、市名逐利、
甚於俗人。於是黷諭魍魎、窟穴其中、相毆相煽、
棲心穢壤、哆口玄津、剝蝕聖真、為世大蠹。即起
二祖於今日、且說本來面目之非、亦欲火其書、
廬其居矣。二祖立教、不謂之異端、不可。然未有
害也。害在攻之者。夫子已豫戒於佛老未興之
前、何慮之遠也。

徐積林逋之不娶。俗家之禪也。鳩摩羅什之畜妻。佛家之俗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儒之功行也。禪家功行偏於敬。以直內一邊。窮則獨善。達則兼善。大儒之事業也。禪家事業偏於獨善。其身一邊。固兩不相妨者也。世有大儒而禪隱其名矣。世無真禪而世受其害矣。然真禪時或有之。而大儒自程朱而外。未之見也。於是儒佛相溷。而吾道受其害矣。

佛祖傳法。兼以衣鉢。殊有深意。謂佛止一法。原

無倚門而傳法之人。必須億萬人中第一者。若
其人有耦。安得兩副衣鉢而分授之。故師尋法
器。亟於弟子尋明師。豈易得哉。五祖之門。僧徒
五百。推神秀為魁矣。後得惠能。見地超出神秀
之上。五祖胡不明以示衆。則神秀自當退讓而
衆僧亦自皈依。豈不是同宗合派。何必潛授衣
鉢予者。如暮夜之金。而受者如探胠之物。匿影
奔逃。幾戕身命。既啟爭端。又分歧教。非五祖之
過耶。至六祖。遂不敢再傳衣鉢。而一花五葉。宗
門愈多。佛法愈分。議論愈繁。殊戾不立文字。直

胠音區。腋下者。

指單傳本色人以為佛法之盛吾以為佛法之衰

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乃神秀第頭一步也衣鉢應歸惠能神秀自當北面若對學人言之時動拂拭才是正法二者並行不悖不能渾合為一使南能北秀分門而騁故曰五祖之過也吾不知南能一宗果能使人不加拂拭坐還本來而自無一物耶

余少閱壇經喜其指近儒家君取閱一過掩卷曰此經有大逗漏處說得天花亂墜吾不取也

萌問故家君曰、惠能寡母孤子、棄母遠遊、從師
已屬亂道、後來絕不說起母、竟何着覆閱、果然
自愧看書之疎也、壇經更有可笑者、衣鉢拋石
上、進者不能舉、則何必挾之而逃、即五祖臨終
胡不出衣鉢、寘法堂、令能舉者付之、耶、六祖既
化、猶命其徒以鐵皮裹頸、記者神其先覺、而余
謂其未了生死也、四大本空、何戀殘軀、死而荼
毘、乃歸空寂、何必漆而存之、遺穢世界、耶、大抵
二氏之書、皆其徒虛為粧點、以自炫其神、奇而
不自知其謬也、其誕謾不足信者多矣、

本

天子問禮於老聃因其為周蒧史而猶龍之論則老氏之徒為之借夫子為重耳釋迦與夫子不相及因老聃西出關謂老師釋迦此釋氏欲借重夫子借老聃作過脉也至吾儒而嚴排二氏斥為異端亦釋迦老聃不得受教於夫子故終為異端耳使遇夫子必不拒二氏於門墻外而二氏亦且樂就弟子之列何者老釋之立教異而其心同也孔子中庸而二氏立教以濟中道之窮亦吾道之輔也其為吾道之蠹則其徒為之學其道而差者即吾儒之門善學有幾而

何尤於二氏之徒

儒與釋老有同有異知其同處自不礙於其異
知其異處自不累於其同東坡於其同處看透
故作眼前語而佛義了然和其光同其塵逍遙
自得則出入於老莊者也固非真儒亦非真佛
也

范景仁得吾儒靜定之學而緝之曰學佛作家
吾儒之學總是脩行而世俗歸之備齋誦經者
吾道無主盟而為外道所竊據者多矣
俗人佞佛者曰吾無他覲願未生不斷人身耳

此語最可味。全生全歸。此謂不斷人身。豈脩齊
誦經所能到耶。惜其習而不察也。蓋隨年盛衰
者血氣也。衰極而死。則澌盡矣。唯志氣不與年
盛衰。志氣則義理之性為之也。年日邁而志氣
精。敦義理昭著。其人死為明神。生為賢傑。夫子
云。夕死之可。孟云立命。老云不巳。皆是也。此不
斷人身者也。若恣情作奸者。未死而人身先斷
矣。雖佞佛何益。
儒佛之辯。不難於異中觀。同難在同中觀。異有
兩人於此。若以異類較之。則兩人之耳。目。口。鼻。

百骸無不同也。就兩人相較則耳目口鼻百骸無不異也。畫史寫人物止得人之形似而止不嫌其同也。至寫真者須各肖其人之形神。雖千萬人皆異也。豈得合兩人為一貌哉。故今援儒入佛。推佛附儒。皆籠統之說也。古來大儒以斯道自任者。無不闢佛。蓋欲肖聖人之神。不得不致辨於毫髮之差耳。

佛之為異端。誰不知之。而士大夫往往染指焉。非真欲出世也。終日擾塵溷中。而一聞清寂之說。如厭飯酒肉。進以茗茗。不覺快然。若舍酒

肉止進苦若必不堪矣。何也。人之心性原。是動靜不相離者。厭動故喜靜。而習靜者未嘗不思動。僧人稍識數字。輒扶之。而奔走公卿之門。知枯寂亦非其本性矣。丹霞語錄有偈云。長江澄徹映蟾華。滿目清光不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余喜其不作誑語。又孤山智圓名僧也。臨終有詩云。蕭蕭墓後三竿竹。鬱鬱墳前幾樹松。此處不須兄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所云滿目清光。未是家非耶。

余嘆世而云。霸降而盜。非苛論也。即儒學亦然。

邇周公以至堯舜皇儒也。渾然不露孔子帝儒也。有發揮矣。朱子王儒也。費唇舌矣。陽明人謂之霸儒。余未敢盡謂之非也。蓋指捷徑以引人入道。而學者靡然從之矣。然入道原無捷徑也。嗣後遂有羅近溪顏山農何心隱李卓吾則盜儒也。求一霸儒不可得也。蓋霸儒假道。猶在也。或問霸降而盜。歷世猶遠。而儒降為盜。何其迫也。蓋五伯希三王而不足。其法猶嚴於禦盜。陽明薄宋儒而欲勝之。其流最易於招盜。羅顏何李皆起於王學盛行之時。宗王學者見其解。

釋纒縛通脫可喜異於朱學輒為獎借此輩依
為窟穴得肆其奸不知學道者一出於朱便入
於蹊間不容髮故孟子有反經之論也
告子亦不可輕看孟子主於閑醒道故辨析於
助魯之間然能先我不動心亦不易到蓋其學
在於解外膠只照管此心故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兩個勿求真真斬釘截
鐵一刀兩段其勇猛精進如此故能先我不動
心乃其學之成就處佛氏之學最似之告子之
不動心則佛氏之空也

佛氏勇於求空。故人情所繫戀不捨者。莫如飲食男女。次則富貴功名。盡從割絕。以求所謂空正。與告子。兩勿求。同一勇猛。至於萬有俱空。則佛果成矣。然終是守內遺外。有體無用。彼自謂明心見性。而心性之本。未不如是也。此佛之所以為異端也。

自斯道不明。儒者祖述聖人遺言。而守其訓誥。以為聖道在是矣。故晉唐以來。賢智之士。不屑於此。而逃之佛老。儘其聰明。鑽研充拓。故二氏之徒。亦有窺見先聖之精微。而世儒之所未發。

者固什伯之一二也。其最近吾儒在色空合一之說。然既云空不異色。何以棄人倫遺事物。而其心性原與人同。究竟至此。亦當自知其非。而臨死不肯取尺布裹頭。是非勿求於氣之故。智邪。恐中一動其心。而遂失其空也。

吾儒若胸中有欄柄。即看佛書何妨。即從事於佛。而清心寡慾。無厭棄倫物之心。福田利益之想。亦何害於道。然亦自獲家珍。非借資於彼也。湧幢云。收佛之竇。以文儒。倒儒之體。以佐佛。此皆高明人作用。余謂總是賢智之過。即楊墨之

為仁義。是亦賢知之過。不及者未必能害道。而害道者必出於過。故孟子深闢之。

陳賢永樂初徵入館。修大典。為諸儒所重。朝

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鄉君耶。論者劾其違詔不忠。忘親不孝。衆為危之。有旨置不問。方客京師。有邑子暴病。往視之。已喑。不能言。第數啣其橐。賢檢視橐。且百金。慰之曰。得毋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吾責也。竟全歸之。余謂此公不匿遺金。知其不佞。釋子有自來。

矣。

小品論李卓吾云。讀其書。每至辯窮。輒曰。吾為上上人說法。嗟。上上人矣。更容說法耶。此法一說。何所不至。聖人原開一權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際。着不得一言。只好心悟。亦非聖人所敢言。所忍言。今日士風猖狂實開。於此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扶一冊以為奇貨。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禍。有未知所終也。余亦深恨禿廝之害道。嘗有言闢之。今有與余同惡者。為之一快。

佛之明心見性元依附吾儒正心誠意等語韓退之原道云吾儒所謂正心誠意將以有為也今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此闢佛之直刺咽喉者古來闢佛無如退之原道止引老氏言不及佛語蓋有所諱於答張籍書見之茅鹿門遂謂其原不知佛既不知佛安能闢佛鹿門蓋不知佛而妄議也溫公書心經後云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公嘗編觀佛書取其精粹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所先耶

韓公答張籍二書其見卓其志遠然籍固公之
益友也讀其原書一篇原道已胚孕其中矣信
必有隣信哉其答籍書皆衷語鹿門謂其氣不
相下亦非也

韓公交游最多亦以朋來為樂一到潮州頓然
寂寞且權奸在朝尚虞不測此心終不能遣忽
遇大顛能外形骸捐事物似為勝已遂與往來公
素闢佛而有善即取不厭其為僧此見公之無
成心後與孟簡書直述無隱又見公之無欺心
尚書信佛而公之闢佛愈嚴盡言相正又見公

之無轉心而且悔其與大顛游矣何以知之蓋
以送高閑上人一序知之公謂閑一死生解外
膝其為心泊然無所起於世淡然無所嗜此非
公昔日所傾倒於大顛者耶然方外人如此正
不為難而且有其弊故直窮其弊云泊與淡相
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至以旭之明利害
闡利欲計得喪勃然不釋駕於淡泊之上此乃
公透徹之悟貫精粗達表裡而儒佛之是非更
覺了然矣請終其說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心
也而聖賢所以能曲成萬物者以其用心也故

孟子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夫子曰堯舜其猶病諸而無所用心鄙之為不如博奕則知聖人何嘗不用心直用心於所當用焉耳公因閑好書而引旭因旭精書而先及由基庖丁師曠宜僚輩者類也乃先之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此甚不倫而不知此正公之識見超絕處也謂其專於用心一也帝王所有者天下則其心無一息不用之天下其神完而守固與不膠外物較之由基師曠輩專精一藝者能心毫末乎哉故如旭之利害錙銖情炎欲鬪亦得

有喪勃然難釋似不及浮屠之一死生鮮外
而不知此乃人情之所有而彼則拂乎人情
情不盡遣却能為書之助而拂人情者竟至潰
敗不可收拾雖欲學一藝而不能成其相去不
倍蓰哉至若堯舜之治天下固不以利欲得喪
櫻心而見此水之濫獸之交食之艱人之禽雖
云任之有人果能泊然淡然不絀於心否其心
之所用雖不與諸藝同而專心於所事則同也
天下無一事之人亦無不用心之人而泊然淡
然置其心於不用必至潰敗而不可列於人公

力排之。所以人其人。也使公斯時。復遇大顛。尚肯以人禮待之哉。人皆知原道之闢佛嚴。而不知送高閑之闢佛更精。蓋剗刃於其腹中。而不覺也。雖然。此非為高閑發也。閑雖浮屠。頗知用心。比諸博奕。猶賢乎已。非淡然無嗜者。公之論蓋借閑以斥當時精於學佛如大顛輩也。而顛之徒幸公一時註誤。得其牘如獲至寶。且私為增減刻石。以張皇其事。以自護其法。雖賢如歐公。不免過信石本。而以為公病。胡不取高閑一序而細繹之也。至篇末以善幻終亦非間語佛氏所以眩人正在于此

王龍溪謂陸平泉云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
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此真淫邪之詞不覺
自露本色豈止如陳眉公云拖泥帶水已耶李
卓云成佛證聖唯在明心本心若明一日受千
金不為貪一夜御十女不為淫此蓋濫觴於龍
溪者致巨室婦女多入庵聽講至有携衾枕而
就宿者張給諫問達奏其惑世誣民詔逮至都
自劾於獄余謂張公功不在孟子下然泝流窮
源尚有漏網者在馴至今虜患滔天誰階之
耶書於乙酉冬日

釋道與儒列為三教。不知起於何時。今習言之。未。有。知。其。謬。者。古。來。止。有。一。儒。而。已。堯。舜。儒。帝。三。王。儒。王。孔。子。儒。師。何。有。二。氏。哉。後。來。雖。無。聖。人。而。儒。道。猶。存。輔。相。天。地。生。育。萬。物。皆。儒。也。自。二。氏。起。而。自。竄。於。儒。之。外。然。有。無。不。足。為。世。輕。重。安。敢。與。儒。角。哉。儒。猶。天。也。二。氏。如。雷。如。風。動。盪。於。天。地。間。未。見。雷。風。得。與。天。地。列。為。三。也。儒。猶。日。也。二。氏。為。火。為。燈。燁。熒。於。天。地。間。未。見。火。燈。得。與。日。列。為。三。也。且。釋。老。之。徒。無。不。生。育。於。吾。儒。使。人。盡。從。其。教。則。人。類。滅。矣。佛。老。能。獨。存。

耶。故稱三教非也。有為三教合一之說。非之非也。

聖人以綱常範圍生人。而佛氏逞其賢智。跳出範圍之外。自知其不可為訓。故釋典中極重謗佛。誦經之罪。此其本心不容昧而自歎處也。吾儒有是乎。此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怨為人所擯。以致凍餓。故釋典中極談布施之福。不然何以止受人布施。而未嘗布施人也。自達磨入中國。不立語言文字。是其立教本旨。而後來議論愈繁。自達磨至六祖。語言尚可以

文義求後來如五燈所記都作鬼語兼說淫邪
遁而有之皆欺人語以避人之攻而已豈可使
達磨見哉

佛氏語破綻極多而人多習矣不察讀書錄有
數條猶人所未及特為拈出以醒人之迷如
道無往而不在釋氏乃出家求道則是在